

蛻巖集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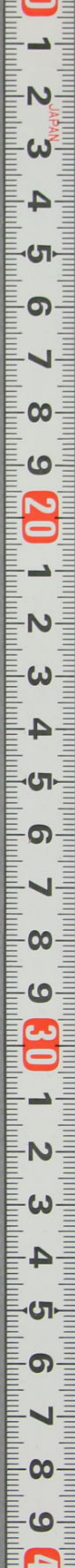
文

卷五^六之八

大尾

和 1.410 4止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印
寄第
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和合
1410
卷四

蛻巖集後編卷之六

赤石儒學 東都 梁田 邦美景續著

男 邦彙燮夫輯

孫 邦維南八校

記

補助亭記

亭在赤石王子街賈人伊藤相慶宅元祿十五年壬

午夏落成蓋其先人所避暑處云亭有樓一層西南

豁開澹路島紫翠可掬讚州道沿海諸峯縹渺乎煙

霧中下臨水田穉穡萬井每稼穡馬牛之翹顧而盤



旋也。男婦髦倪之未如茶笠如鱗也。皆歷歷焉在目。中矣。亦一勝覽哉。初無亭名。亭成之明年癸未春三月。吾本藩顯祖大慈公游乎斯。豫乎斯。賞嘆久之。校尉山口久俊嗜學善書。通禪理。有卓識。因命撰亭名。久俊乃請以補助為名。遂大書以扁于楹。蓋取諸耕補歛助之言而諷焉。爾夫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本。周公作無逸篇。豳風詩以警成王。使之知稼穡之艱難。後世帝王觀耕臺于東郊。觀稼殿于上苑。其盡心於民也尚矣。然斯亭也。固匪吾侯之所構矣。而一登焉。而俯瞰畎畝。惻然有感乎黔庶之所以為天者也。

則赤石雖褊小。而凡負版之數七萬口。煦育驩虞於君侯方寸之地焉。歲屢凶而不敢出怨言者。安知非一亭游豫之力。輔其德政乎。矧貽厥之仁。綿綿乎不絕。要體公暨當今藩主咸相繼登斯亭。亦唯民事之不可忽焉之眷。其餘及海岳風煙。乃可以竊比先王之觀矣。即謂之吾侯之亭可也。山口子之所以名亭者。始不為相慶謀。而一為君侯慮。亦奚怪。山口子斐然狂簡。盛暑裸調馬。風乎門不禪。禮俗士不驚。必笑其禪或幾豁空矣。而今眎其所以名亭者。忠以諷君。仁以恤民。儼然儒人也。自非真世一諦孰知之。嗟乎。

補助之名。微山口子不能撰焉。微大慈公不能肯焉。二者具而後伊藤氏之亭赫乎聞于邑中矣。可謂大幸哉。或曰相慶市井小人。即有亭非朱轡之宜。芟也。吾侯。國家宗屬。而大慈公崇神重儒。行己也嚴。臨民也莊。動必以禮。詎庸游乎斯。豫乎斯。而不疑也。邦美嘗閱伊藤氏系譜。十一世祖勣。解由利慶者。正五位下。伊勢守盛長五世孫。生於勢州。以後花園帝永享九年卒。是為伊藤氏之鼻。其裔曰忠慶曰正慶。慶長元和間。各以武弁仕西大鎮。食祿不下七百石。五世祖道慶。幼喪父。姊夫松井道親。初開王子街。與

道慶同居。乃以廢著為產。相慶等昆弟守其業。孝友弗懈。制節謹度。外賈人而內士行。庶幾乎不忝祖先者矣。是足以使吾侯舉玉趾于斯亭也。而名之以補助。亦豈為不相稱哉。邦美官乎茲土三十有二年。每與縣令里尹語。輒及農政。且論士君子之仁賢有益於人者。上仰大慈公之遺澤。下聞山口子之流風。不為不多矣。今焉樂因斯亭以道之。不啻賢其賢而樂道之。寔樂為闔邑七萬口蒼生道之。於是乎書。

望嶽石記

富嶽之為民望也偉矣。但關中外。朝焉夕焉。莫不厭

飲其他自非羈旅草野道出東海則雖貴介公子終身不得覩也凡四方有山水癖者每以是爲憾赤石賈人大坂屋瀨平氏家有研山顛積雪腹停雲形勢相稱儼然富士相傳故越侯源君所鍾愛嘗賜近臣某其人歿流落民間卒得之云甲辰夏余同友人吉村子就而視之天工自然不假雕琢果海內奇石也相顧而驚嘆久之石本無名於是請命以懿號余乃命以望嶽且語曰爾生於播長於播社席江海羹墻島嶼其於水山之美蓋若無不備矣而土著日久其馬首未嘗東則於駿甲風煙固不得不歆然也今焉

得賴斯石以縮千里於咫尺不困羈旅不跋草野而嚮所謂終身不得見者一旦舉而致之殆非人力也抑又有竊感於是者越侯蓋當世英杰尚之以國冢宗室方其全盛也貌貅十萬堅壘如鐵前大廈後高堂壁士大夫顧指目使乎其左右巨室若楚屈景高國者屏氣不敢咳赫奕乎昌哉顧爾市井小人其視侯而天而帝段使與之同世卒然遇車馬羽旄于道膝行頓首不爲騶從所訶爲幸矣烏得裴回蕙樓葯房之下親見寶石乎然及侯之得謫而廢也身徙于豐輒軻沒齒氣憤脈焚氏惆焉或不能寐當是時

雖有棘猴玉楮極天下奇淫者。不樂觀也。遂使其石展轉再三落人掌中。悲夫。嗟乎。以大藩權貴。其隆替之不可恒也。如是。矧於爾小人。吉凶榮辱之爲機危矣哉。今夫奉盈而拾級。趾徐徐不高。雖童子不覆焉。知所謹也。爾克居乃業。克檢乃身。夙夜弗懈焉。則貨愈殖。家愈肥。乃可以與斯石安厥止。保福于無疆也。勗旃。

潮田高教氏手簡記

諾諾。故母宿。雖或姑宿乎。中心藏之。不敢食其言。此之謂朋友有信。夫人之倫五焉。而其道壹而已。執交

既厯矣。則君臣之義可知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臨大節而不可奪。二者旋相爲行。吾於潮田高教氏與觀是。高教赤穗淺野侯世臣。爲加東加西二郡宰。嘗以公事在穗積村。邂逅鑿人田中子道的。相得驩甚。高教頗知鑿有三味保童圓秘方的。固請受。高教諾而不果。元祿辛巳春。會淺野侯刃傷吉良上野介于府朝。坐大不敬自盡。邑除高教挈家眷。托北條村黑金屋某。乃從大石良雄出入平安江戶間。圖報主讐。壬午秋八月。至自平安。居無何。寄書的叙契濶。授藥方乃去。遂抵江戶。冬十二月十四日。與同盟四十

五人殺吉良事聞。命四諸侯分囚其衆。良雄高教等在細川侯邸。明年癸未春二月四日賜死的。聞而嘆曰。賢哉高教也。其去北條義舉孔棘。仰憂慈母。俯矜妻子。方寸亂矣。而能不忘昔日然諾。從容必盡其心。而後已。豈非貞固幹事大丈夫哉。乃裝潢其書。為挂軸。祭以清酌。庶羞。拜且泣。愾然如聞其容聲云。數載的亦歿。其嗣昌伯謂潮田賢士。於予為父執。敢不敬與。乃具其狀。因釋慧日請邦美為記。美嘗讀宅博士烈士報讐錄。四十六名各有小傳。而潮田氏事跡寥乎無聞。今也幸得其為人。是不可以不傳焉。於是

乎紀其實。以補前史之闕。又以申戒夫背主賣友。性不之恥者。

平田氏盤鶴杯記

寬保二年壬戌夏。先君直常公在江戶。六月廿六日。命近臣隊長津田十郎太夫信衛。賜大坂邸。留守平田忠兵衛。政清酒杯一。其大徑五寸。朱內外。描金盤。鶴副。以書曰。宅日與諸邸。留守官。讌會。擊以行之。乃拜稽首。恭受。奉謝。恩眷之辱云。蓋臣獲於君。在誠不在才。才雖則優哉。誠弗篤焉。得能亨也。今也攝武距千里。而弗遺。受賜如面命焉。平田氏其庶幾乎亨矣。

桑名要馬教場記

大坪家馭法。謂騎戰曰要馬。蓋進退離合得其要也。初桑名無要馬場。延享四年丁卯夏六月。調馬官中村安大夫義繁氏。請本鎮相攸于郭南吉丸。而初開焉。其地廣二十二步。袤三十步。是為所演教處。既成。乃建熱田八幡鹿島三神祠于西北。旁虔祭以祈昌武云。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國之守也。霸朝建橐以來。州郡士目不見旌旗之色。耳不聞金鼓之聲。美食安坐。謳歌承平。百餘年。其弊或致雄氣銷磨。武備怠弛。甚至與賈豎僧道同伍。而不自知也。

桑名侯政簡民雍。又能令麾下馳擊刺及火器諸武事。不敢廢焉。而義繁氏弗曠其職。以要馬自懋。推以及人。於是乎龜井文藏序昌。古市文九。即正傳。富田與三。兵衛武智。伴喜左衛門一陳。內藤德兵衛喬昌。鈴木與次右衛門蕃武。咸得許可。而其子藤藏義武與焉。先侯時。既賞其勞。及今又臨觀者。再拜賜有加。義繁氏感戴欣抃。日率門人以馬上養剛勇。未嘗倦。其勢可以技與心成而知方矣。豈非輔守國之道者哉。雖然。凡事不豫則廢。故知者必慎。終於始。蓋人能盡人而不能盡天。則其繼也不悠久矣。天即神也。

思盡天則不可以不事神。素蓋尊 譽田帝 武
甕槌三神固爲 皇和護武息者乃能祠于斯祭于
斯炤臨左右正直是祐不使演武一場鞠爲茂艸之
祈義繁氏之志可謂篤矣義繁氏播人父治兵衛春
次以馭宦赤石有弟曰一左衛門本慶以善馭爲其
後又嘗從姬路調馬官室井軍大夫師親學大坪家
馭法得其印可而要馬爲最精義繁氏爲人樸實不
敢以己技自憚恒自謂彼雖則弟而菟成而吾不及
也享保十一年丙午春會本慶之勢州道出桑名輒
迎留五日遂立下風謹承其教元文四年己未秋抵

赤石益習要馬業旣通本慶乃授以印證云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夫無我謂之虛天下之道必自無我而
成不爾以有訑訑焉者存而拒人千里之外將何以
受之今焉兄也而師其弟非弟也師其道也當是時
義繁氏之方寸廓然無復弟兄者矣其於君子之心
可不謂庶乎賤息藤九郎邦彙幼嗜馭亦從本慶學
余文儒且耄矣不足以語武也特善其不啻弗曠爾
職慮危亂于治安而能爲可繼矣嗟乎天之謀必在
人 神監之祐正直而護武真愈久而愈不替者可

不莖而知也。乃為桑名要馬教場記。

得寶齋記

澤田子構一齋為燕息之所。厥夕月華炤臨。金波涵
席乃大喜。詢名於余。余曰。世有嵩居水樓。欲專光于
己。而不可必焉者。吾赤石固太陰。僊府子之裘馬杖
履皆月也。奚屑屑以是為。惟其不屑屑。乃所以致也。
古曰。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子其庶幾乎。請命
之以得寶。嗟乎。干寶回邪。不素爾位者下矣。子念茲
哉。

清清亭記

素羹尊何人也。我何人也。心清清者皆若是。蓋心尹
於形而無形。無形故無清濁。抑不能吾喪我。寵我目。
寵我耳。寵我鼻口。乃濁至焉。濁之又濁。眾惡之抵。即
能一日有吾喪我。濁亡而不知其所之。清清之象。於
是乎見焉。尊之安忍勇悍。靡所不為。剥斑駒納服
殿。乃濁之極也。而及其斬大蛇獲審劍。自曰。清清則
判然如二人矣。烏戲斬蛇獲劍。固其心其手。剥駒納
殿。亦其心其手。昨黑而今白。一清一濁。忽焉變也已。
夫高卑位也。巨纖事也。古今時也。而我則不貳也。吾
能以省不疚。雖匹夫可以希。尊之峻真矣。邑人伊

藤琮如氏。研國史。歸神聖篤矣。初以貨殖爲業。今
焉退老。構一亭於別墅。爲游息所。懇余以名。墅在上
津橋村栗林。其地東南北近遠皆山也。朝之翠。暮之
紫。春而鬱蔥。秋而慘淡。盪之以風雲。鎮之以雨雪。使
一觀者。滌凡滌穢。而不自知也。琮如氏齋乎斯。菽乎
斯。然後游焉息焉乎斯。耳目鼻口咸琮如。而不爲琮
如。如有濁奚自來。瘡濁旣弗來。故無去矣。則廓然大虛。
雖清亦不可得而闕焉。古神人所謂高天原者。蓋在
茲矣。余乃欽仰。素盞尊之峻真。遂命其亭以清清。
又聞其玄而論之。

瑞松山額記

凡大東名寺院。必論山不山。必冠焉以某山。而播
州姬路景福寺。號瑞松山尚矣。何呂新扁額於今。而
問記於不佞美也。初寺在城東坂田街。殿堂門廡。頗
及頽圯。延享乙丑夏五月。默宗師自赤石福林寺至。
筦法席四年。寬延戊己冬十二月。藩主酒井侯特命。
有司相攸。易地于城西吉田街。今茲審曆甲戌春三
月。遷寺脩故。輪奐若新。夏四月晦。侯貴臨。師趨迎于
門。肅而入。供盛饌。進芳薜。侯驩甚。乃賜所自書瑞松
山三大字。筆勢雄麗。猊抉驥奔。師拜其辱而罷。乃雕

爲扁額安諸楣表云。美聞而嘆曰。其然其然。侯旣不
莅大鎮。呂色莊立崖岍。而師亦惡夫。以不敬王侯爲
口實。夷侯自高者。一則誠足以護法。一則欽足以幹
蠱。二者不可以不記也。夫興隆佛教。必有外護焉。而
其人不_レ必布金立樹。乃賴其庇也。蓋篤信深慮。歸法
呂貞。此之謂得本。恭惟 霸朝 祖宗呂來。敬神崇
儒。奉佛。鼎立三教。以寧邦家。以邦家寧。呂蘇民人。呂
民人蘇。酒井侯克承 德音。爲柱石。臣入而政府出。
而藩鎮脩己成物。靡徃而非鼎教也。當是時。默宗師
僧錄續弦。塵中白羽。祖風傳燈。龍銜玉燭。不啻新其

寶刹。可以新雲水之徒也。不啻雲水。可呂勸闔邑之
善也。侯乃嘉其守禪規而不敢弛。又能不使堂前鞠
爲茂艸。遂筆山號。以示永永。不布金而富。不立樹而
堅。無爲于護而善護焉。其要蓋在與神儒參而不相
悖。寧邦家蘇民人而已矣。非篤信深慮。歸法以貞者。
孰能之。美嘗見譚友夏藏經閣募疏曰。苟有人焉。身
口意能淨。貪嗔癡能滅。殺盜淫能息。而太平之治。官
司之守。可以不勞而化矣。全藏者佛所呂輔。帝王治
天下之書也。有旨哉斯言也。大抵文儒呂友夏爲藝
苑一畸人焉。而其大度量也。若是大智慧也。若是有

大功德于叔世于凡夫也若是美恒爲同志誦之苟能有觀於斯則知佛有新民之道又知 霸朝之立三教良有以矣而侯之克承德音樂職宣化也雖然世有瀆正直假仁義利福田以爲得鼎者其鼎也耳不黃鉉不金折足覆餗必矣可不戒哉抑師亦衛其一足者伏冀自今而後愈嚴清規夙夜黽勉對揚侯之恩命貽諸法嗣綿綿乎不艾也

寶福寺舍利塔記

備中國井山寶福寺有塔三層傾圮久矣相傳昔北條時賴所創基處寶曆癸酉春前任持逸堂師與諸

檀越議脩營及工竣京師大賈世繼政幸氏分家藏佛舍利十有三粒納諸中央捐黃金五十兩充永代舍利會之資云事具會記中今茲乙亥夏命不佞美爲塔記呂耄矣無能辭不允於是乎猶陳愚衷呂諗之夫供養世尊莫貴於建塔而建塔莫貴於納舍利也蓋斯寶也不可乘勢與財而獲焉不可恃謀與爭而求焉必俟質直柔輒有淨信心乃或可得而致也然而舉凡佛法之所以成者必有時節因緣微二者其人雖則質直柔輒有淨信心而舍利亦不可得而致也難矣哉烏戲節之徠也茫乎無端倪緣之翕也

廓乎無方所。京與備。豐懾巨浸。相距不為近也。世繼氏於逸堂師。非有檀越之親。久要之契也。而塔成輒舍利至。如事前定。則不困者矣。是何。居然哉。逸堂師。關西龍象。世繼氏參二三尊宿。解行出群。乃諸天善神。監臨擁護。授以寵焉耶。將寶刹。歷世大真之靈。無所待而有所待耶。抑如來悲智雙運之力。欲降瑞一方。以弘化度耶。其所以感應者。齋淪焉。窈冥焉。不可闕也。此之謂不可思議美。所以歡喜讚嘆弗已者。以此。吾黨有譏予者曰。張無盡不云乎。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梁田生儼然儒人。有何可徵。而歡喜讚嘆如

是甚也。母乃佞如來乎。予聞之曰。否否。蓋乾毒有葬之道。四焉。而諸夏必以土。故先王立棺。擲衣衾之制。不曰天下儉其親。未嘗聞有閣維焉者也。既亡閣維矣。則詎庸得有舍利乎。張居士之言。豈不亦贅哉。若夫。以理論之。則有說焉。柱下史。青牛度關。不知所終。如吾。宣聖及其卒。焚以一炬。則舍利放光。寶珠以萬數者。未可知也。魯共王欲壞孔子宅。聞堂有絲竹之聲。乃懼而止。曲阜檜。經兵燹者再。屢枯而屢榮。翠色蔥然。至今二千有餘年。其有神異也如此焉。知其非聖德薰脩。現舍利如世尊哉。是可以徵矣。美少。誦

法世間聖人及中歲知有出世間聖人世出世一而
二二而一讚佛乃所以讚儒也亦矣疑遂合掌作禮
錄曰

沙濱 神明社記

邦美謹案稱 日神為 神明者別尊號於宗廟也
鎮座曰 天照大神勸請于他方曰 神明其實一
也又案倭人謂祠為社曰耶式羅耶者八也式羅者
知也神道大氏用數尚八而克知其蘊乃為神攸止
故曰八知但社之義與漢人社稷之社不同而用以
當之者蓋有說矣吾未之聞也今姑從眾而稱焉爾

記曰繼絕興廢者古聖人所以經邦之大典也而吾
大八洲之於 神祇也其典為最重矣是以諸州郡
每一社非淫祠必祀禮也雖然有司懈於虔事不慮
廢絕又有慮焉而政欲簡不敢曰間昔存而今亡者
往往有焉段使一二邑人敬神者有繼興之志亦半
塗而弛不能立至誠以大成焉可勝嘆哉辰馬主計
氏之事神也志乎復古而其誠心弗息者蓋無幾矣
主計名義繁其產農而末於西宮為故家豪族嘗墾
田若干於鳴尾村砂瀕瀕有古社址相傳昔所祀
神明處不知其叙于何世云義繁竊謂無靈蹟則已

既有焉矣。則不忍其鞠為艸萊也。於是乎與村長中伊清謀。元文戊午夏五月。抵大坂。請奉行官稻垣淡路守佐美濃守二大夫。復古址。乃營叢祠。又祀辰馬氏祖先于其旁。遂召明年己未夏六月之京師。恭白神祇伯雅富王。勸請。神明又辱賜祖先神名。寬保改元辛酉冬十一月。再之大坂。聞諸官。乃造新宮奉遷。神明號曰砂瀕。神明社。義繁乃授家事於男義信。退老而為祝史。召夜克欽。卒使闔邑士女拜舞欣抃。各歸正道而不自知也。烏戲辰馬氏誠心弗息之績。豈不偉哉。有問予者曰。辰馬氏

奉祀。神明固善矣。但祭祖先於其旁。稽諸禮。果其然乎。予應之曰。禮則吾不知也。神祇伯既允其請。辱賜神名。則其無違也可知矣。且夫。日神大陽之德。彌穹蒼。塞紘極。山嶽以是崑崙。湖海以是溟泱。艸木以是蕃茂。禽獸蟲魚以是蜚走。伏躍億兆民人。以是厚生利用。父子君臣夫婦。以是三綱立。五常行。天下古今靡物。而不庇乎斯也。中臣祓所謂天御蔭日。御蔭者。蓋是而已矣。今焉祀祖先于社旁。亦唯尊之親之。又從而宣布之。庇乎其德之希。匪夫。違禮以干譽者。比也。邦美愚劣。雖不能闢神學之奧。而讀其書。崇

其教也尚矣。今茲乙亥夏辰馬氏屬予為社記。予輒忻然不辭而樂道之。又以警儒有右異域左本邦。侮神聖而不知畏焉者。

樹真堂記

人犇而我蹲。人輿而我徒。恬虐若宗矣。而尚有鬪於世也。喙俱咲。號俱哭。擎跪曲拳。而其角墊。上下之際。且蘇。朋友之契。且締。温然若君子矣。之二者似真而非真。殉名與利而不能自訟焉。爾蓋真有天有人。其得於天者。舜禹桀跖。一而不變。得於人者。志之攸帥。有弦韋。習之攸染。有皮骨。副且學困之至不至。於是

乎。小大純駁。區且別矣。其大而純者。必能天我而不貳。聖人也。神人也。小而駁者。反是。或日至焉。或月至焉。甚則十日煖焉。而百日寒焉。自且為真。而不知殉名與利。而其失焉既久矣。夫名也。清利也。濁涇滑。雖其所。以失真者一也。如之何。則可。曰。在樹真而已矣。夫樹猶立也。其真人而天。確乎不可拔。此之謂立德。辟諸養木。栽且深之。培且固之。大陽且煦。嫗之。雨露且滋。益之。然後幹蠹條鬯。華必穠。果必碩。蓋有其養也。夫木弗養則僵。真弗養則累。故古聖門有養真之具三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者真之門也。

立者息之堂也。成者息之室也。孔子十有五志於學。志乃所呂興。而孳孳不息。遂至三十而立焉。其息人而天。確虐不可拔也。則四十不惑之智。亦炯乎茲矣。而五十知天命。乃闡其奧。可呂入室矣。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申申夭夭。不啻燕居。廓兮湛兮。何思何慮。室之又室。不可得而測也。蓋不興則不立。不立則不成。聖師雖不曰其爲詩禮樂之序。而三者之教。亦在其中矣。戰國呂降。禮樂頽敗。雖孟子浚乎詩書春秋。則有矣。禮樂則未也。學士喪禮。而不聞諸侯之禮。語樂。則曰今樂猶古樂也。其術一呂盡心。知性存焉。養焉爲要。於古聖門養息之道。若不相契然。方今大東有詩三百。周儀戴三禮。儼然在。樂則本朝創垂之雅尚。呂隋唐高麗。雖非韶濩正聲。而有古意存乎爾。養息之具。如便于簪古者矣。而今人所學。不必由之。是何故。詩發於心。修於言。寓諸風雲月露。託諸艸木鳥獸。直者紆者。澹簡者富麗者。若赫怒者。若撫字者。其爲體。匪它經語事理比也。夫周詩亡。而楚辭作。漢魏六朝。乃迨乎唐。而變爲近體。雖宋明其學正調。必於是。今也學究輩。斥爲空文。而舍焉。則無詩於我。我旣無詩矣。則芒乎不能通古六義之微。

言也。為二南而猶尚牆面。詎庸得興乎。禮者異域之
與。本邦飲食衣服館舍之制。各異其俗。坐作拜揖
言語之容。各別其式。且世所謂小笠原家者。以論喪
祭冠。侯伯已下。名存而實亡。婚繁而不約。其弊或近
乎。隱其餘士大夫所恒用者。皆曲禮耳。欲有立得乎。
樂其益難矣哉。勺象大夏。既不及昔。其接耳目者。止
等三絃。申樂雜劇。蹈歌已。今而雖欲遽學雅。其杆格
不勝者十七八矣。豈能有成也。故雖有三者之具。而
所。呂不能由之。呂此。如之何。則可。曰。學詩必。呂近體
為階梯。蓋詩之與世。屢遷屢變。而其發於心。修於言。

風雲月露之狀。鳥獸艸木之態。千百年一日也。學而
有得乎斯。則視周猶視唐也。何室之有。且興不特詩。
凡前言往行。每觀忠臣孝子貞女烈婦之死靡佗。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使人感慨奮發。殆泫然泣下。亦所
呂興也。樂則姑舍是。惟禮三經存。諸儒所論辨頗備。
必能攻之。呂闕聖人制禮之意。酌今古。襲水土。居處
恭。與人忠。勿行怪。呂干譽。勿合污。呂貪得。乃可。呂漸
於立矣。且夫孔門之教。呂博文約禮為法。而克己復
禮。乃為仁之要也。其興者必立於斯。而後不敢助長。
於有成。亦唯盡心知性。存焉養焉。是懋久之。腰忘帶。

足忘履靡往而非禮也。雖曰未學樂，吾必謂之成矣。烏戲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彌宇宙而不泯。一凡聖而不易矣。必玉帛鐘鼓而後為禮樂，寧孟子願學孔子而不為孔子。乃所曰學孔子焉，而遂使周張程朱陸王諸名賢各承其教，愈弘而愈精也。今之欲養息，曰樹焉者，蓋不軼是矣。吾友高砂，貨殖家三浦迺竺氏，少嗜學，曰博約為志，秘笈萬卷，曰備研究及退老，構一小堂，命之曰樹息，乃請邦美為之記。邦美雖不肖，惡夫殉名與利，曰賊天息者，又慮樹之之道必在於能養也尚矣。嘗觀氏為人，易直無所貴，與人交與故不敢爭，多飲酒，拊掌譚笑而不亂，庶幾乎知禮之實者矣。歲甲戌，其家大人歿，凡襄事無巨纖，必誠必信，其居喪外奉國令，內執心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果知禮之實也如此。然則既有漸於立之力，而其息之所曰養而弗懈者可知已。於是乎陳愚所嘗聞，曰當輔仁之曼乙是希。若夫清泉奇石，珍卉美竹，在堂左右，供其游覽者，則它日全諸彥相會，作詩歌，曰賞嘆之，未為勉也。

嵩呼山記

崧呼萬歲，非天子不可當也。浪華大口樵翁氏以是

命斯石者何屈。蓋匪自命也。祖先來所家藏。不知其
初得於誰手云。其為石高許四寸。跌稱是。其色闇然
如古銅。左有一朶峰。勢逆玉筍。而又可曰巖者右焉。
予雖未嘗見中岳圖。而膠葛稜層。隱然有小大室之
象焉。惡知其非產於異域。乃展轉落東土哉。詩云。溥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飢而粟。寒而
帛。孰有不蒙人主之澤者乎。孰有不欲祝聖躬。曰萬
歲者乎。况日圜。害祚無疆。又况近今
霸主率諸侯。尊

王室。臥鼓既百有餘年。吾曹寬衣博帶。隱几挑燈。種
羊六菑之田。燃犀百子之淵。以詠嘆焉。以論辨焉。優
游卒歲。如樵翁亦得雪朝雨夕。點茶聞香。觀樂乎其
社中。蓋皆太平之餘澤也。烏戲微。審壘。真輝。炤臨
四表。則雖桓文不遑止戈。微。霸朝累世。弧矢之威。
鎮六十八州。則雖勳華詎庸得恭。已南面無為而治
乎。二美相濟。億兆咸安。其止。然後翁暨予。區區蟲螿。
晏然煦育於覆載間。可謂大幸哉。踰研山以松呼。而
名實之所以合符者。不為誣也。於是乎系以頌曰。
拳石之多。維嵩在茲。參拾六峰。壹日當之。萬歲萬歲。
神籟有聞。恭獻赤忱。仰覩氤氳。

思鄉亭記 代人

或曰嘗聞吾子在崎陽無日不思鄉故命其亭曰思鄉鄉者有母氏妻子師友之謂也思者欲仰事俯育切偲之謂也思鄉之名可謂得其實哉今焉既歸與母氏妻子同爨而食與師友接席而交其情宜可以慊矣而又扁其亭以思鄉者何居吾子盍改諸予曰汝知其粗而未知其精知其表而未知其裏吾明語汝夫天之與人五性具七情發而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徃徃欲動情勝迷而不悟流而不反則遂喪其性焉辟如人游佗鄉淹留經歲茫乎忘其故鄉也學者

所以復其性也而學之要在乎思思而弗已則復性善之鄉也不遠矣且夫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資始之德資成之功豈可忘哉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孝子愛親忠臣敬君皆思鄉也天下而憂天下一國而憂一國一家而憂一家一人而憂一人亦皆思鄉也嗚呼思鄉之義廣矣大矣况今母妻父子相寢食賢師畏友相會輔而稱思鄉者豈無其義乎初予在崎雖有海山壯觀一思親則不能娛雖有珍竒盛饌一思親則不忍食當是時孝心至誠實有不恥古君子者矣惟恐歸鄉之後狎恩恃愛孝心日衰耳然則

思鄉之稱。豈非吾膏肓鍼砭耶。且去鄉而思鄉。則其思也私。居鄉而思鄉。則其思也公。同志之辱。臨乎斯者。每以是爲警戒。則於大人親民之學。亦思過半矣。遂叙斯言。以爲記云。

傳

小山村孝女傳

小山村孝女。少喪母。父彌三大夫。年老家極貧。女有一妹爲人婢。已獨留侍。常織木綿布。與綿花交易。得其贏息爲業。每至自市。必懷飴歸。卽奉之。又夏秋間。里中鄉隣收麥禾。雇女舂歎。乃必星夜而起。爲一日

饋食以給父。未嘗貽勞。又必日一反而面。雖大風雨。未嘗變。即有得滋味。雖微物。必持歸。非餒不敢食。以故。每女出。父倚閭而望。至輒忻然喜。如孺子慕母然。初女少時。人有勸嫁者。女不肯曰。親老無人保護。吾不忍敢辭膝下。終不嫁。父齒踰八十。女垂五十。侍養十數年。無懈色。人不聞其有一言忤意。故父居常晏然自足。毫不願外。里長六左衛門。貲產頗富。彌三大夫嘗謂六左衛門。父曰。邑諸老。旦夕安樂優游。卒歲者。唯我與子耳。鄉人相傳爲笑。其樂志類如此。隣近婦女敬彌三大夫如己。父不敢以名呼。又宅甚敝。不

能自理。邑人皆爲出力補葺。會享保庚子秋。本鎮大
興。間宮定致同數輩游行。至小山村憇道旁。見老人
倚杖立樹下。屢鶴首。如有俟者。少之。有一村婦肩
而來。老人輒含笑迎接。俱去。會里長侍指婦曰。此爲
孝女。老人乃其父也。因語其事狀頗悉。定致感嘆。久
之。遂矚其宅。果父女相得愉愉如也。乃予所齎錢物
而歸。卽日與縣令議。令六左衛門等覈其實寫呈。以
聞于鎮。命賜米一石五斗。錢五貫文。以旌其孝云。

今井柳助傳

今井柳菴之子。柳助。母梶原氏。以元文戊午秋九月
癸酉生。形容端正。知慧不群。自襁褓至孩提。未嘗遺
溺屎污蓐席。三歲能言。客至必跪坐。問寒暄安否。未
嘗囁嚅。有家奴伺其走。率爾問曰。某事何若。某人何
若。語未畢。輒對曰。某事如是。某人如是。便便言。一無
所窘。四歲每日與人語。以己意言。未教者數。記性極
牢。善讀十字文。又錄闔村男女及小兒名。并它邑諸
州名教之。皆能習誦弗愆。五歲讀大學序。受教二三
遍。不誤回環。唔咿如流。梁田子嘗爲柳菴讓爲搢亭
記數百言。柳助能習誦不遺一字。與群兒嬉戲。取物
于高。有力不勝。乃億則屢得。雖長者其知或不可及。

也。柳菴謂夙慧人古今多矣。是可懼也。因廢學不敢課。居恒依戀母氏為最甚。及母出泣尾之。半塗而反。乃拭淚口不言母。又惡人言其事狀。父前嬌笑倍它日。六歲始學書。習通俗書牘五六度。扁旁音訓悉皆闇記。七歲秋聞出母在大坂私竊令蒼頭物色之。乃泣曰。俟吾成長後必自存問也。乃入侍父。從容言其志。柳菴嘆异久之。冬十二月患痘。遂以辛亥歿。實延享改元甲子歲也。

梁田子曰。柳助無服之殤也。無服之殤而立傳。何居。夫論息不以齒古之道也。柳助慕出母而口不敢言。

後識其所在。乃始言。蓋其於父也嚴。於母也親。深思遠慮。處變而不違禮。雖成人莫是焉。越烏知異日有譏野史者聞之。而不附孝子之列乎。所以立傳以此。

五井先生傳

代鑿官柳川牛山

先生諱守任。稱加助。曾祖某初在京。永祿中。避松永氏之亂。徙大和家。五井戶。因以五井為氏。其族或曰井戶。俗謂服號幕號為紋。五井氏家紋。五出花樣。蓋取諸梅。府朝士大夫稱井戶氏者。皆其黨。而井戶對馬守為之宗矣。祖禪休善書。有材學。從尊長親王得筆法。乃著節用集一部。又自書行於世。父某。清

狂不省事。先生幼同禪。休居習讀寫。稍長志於和歌。受業下河部長流。聞萬葉古今等要義。既入洛。與當時諸名儒研窮程朱之學。退而講道。大坂數十年。負笈者不絕。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佗。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其為人易直恬澹。一無所營。儋石屢空。晏如也。性嗜飲。又喜賞殘月。每興至。月下獨酌。咏歌以為樂。會保科源君為大坂城番。召先生講大學首節詞。

辯條暢。至誠動人。君大悅。乃圖登庸。不肯。門人吉田知行為本多能登侯講官。侯好學。聞先生名。因知行招之。一見乃嘆服。待以師賓。又不肯。其不為聲利見累如此。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僑居有男曰藤九郎某。綜博經史。善屬文。為津輕書記。予離索日久。不審先生事實。及生卒甲子。姑叙梗槩。以俟後聞。

碑碣

家原寺行基菩薩碑

家原寺。在泉州大鳥郡神野莊。實行基菩薩所降誕處。謹攷續日本紀云。時人號曰行基菩薩。元亨釋書。

云。天平二十一年。賜行基號大菩薩。蓋闔國人咸菩薩焉。而後。天子菩薩焉。二史各可徵也。夫佛菩薩之降誕乎世也。必有一大因緣。而其旨淵闊悠久。靡知之倪。下士笑。中士疑。雖賢知。而有不可思議者矣。是以天地神鬼。必顯聖呈瑞於厥初。使天下後世咸仰光輝而弗已乎爾。卽論其極。莫釋迦文佛若也。滅度後千五百年。得豐聰皇子於吾。日東國史攸載。吉兆異相炳如也。果能興禮樂。安民人。又能通內典。精玄義。闡竺教於東方。與吾神儒奉天經世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息洋洋乎。至今不衰。距皇子五十年。

矣。而顯聖呈瑞於厥初。以弘佛乘。輔皇化者。舍基公其誰也。其傳曰。基公父高志貞知。泉州大鳥郡人。其系出自百濟國王仁蓋。漢高祖之裔云。母蜂田氏。以天智帝七年戊辰生。及其生。胞衣裏纏。母忌之。不欲父知。盛諸罌。縣宅西樹。旦日會役。小角過其門。聞樹上有誦大佛頂呪。異而視之。有赤子出。胞能言。乃收以授二親。父母大奇之。命幼名曰法奇。十五祝髮。從新羅慧基師。通瑜伽唯識。更名行基。二十四。受具足戒於德光師。智證益進。文武帝慶雲改元甲辰。公年三十七。學成而反。追慕考妣。以其宅爲精舍。

居焉。乃家原寺也。公恒自謂菩薩之行。一以利物爲要。其所至必事化度。緇素男女依戀而從者以千數。所過每有巖嶮。輒繕道架橋。又相地可墾水可漑。使土人辟萊鑿渠。不日而成。州郡頗賴之。聖武帝特敬重之。任大僧正。又以其嫻于民事。詔檢六十六國田步之數。初。孝德帝時。定民戶田步。而其法未備。豪富兼并。貧人困飢。公乃立田法。分上中下。制量出入。穀必謹用。衣服飲食各有差云。顧古今間。苾芻品。栖谷飲。蛻汗濁而特立者。不爲不尊矣。而基公以俗諦爲真諦。出世而不外世。視民瘼如己。博施無倦色。

雨暘時若。麥禾弗秕。寡婦利滯穗。老農謳帝力。仁澤之攸覃也。周矣。嗟乎菩薩哉。菩薩哉。基公寂。迄今茲延享戊辰一千年。會久藏院常明主管本刹。乃鳩其徒。修忌齋。退而慨然嘆曰。昔基公自爲記。鐫諸銅碑。今則亡矣。嘗圖繼焉。而未能也。後聞邦美儒者而崇能仁氏之教。因春日寺大幻請爲文。夫基菩薩古佛也。家原寺靈蹟也。不朽之任。亦唯浮屠之善文辭之宜。而使吾儕尸之。母乃不可乎。雖然。浮屠讚歎浮屠事固也。儒者讚歎浮屠事。亦或一道也。方今海內學士大夫。其志果有欲懇辟灑漑。以佚道使民。如基公。

者否。有欲括戶口。正經界。訓節儉。以子黔庶。如基公者否。世儒率以闢異為務。而不知菩薩身即宰官身。及其至也。有與吾神儒奉天經世之道。竝行而不相悖者存焉。爾是不可以不表章而讚歎也。於是乎恭紀其實。而申之以頌。又以讚歎其土之與真。相得而有成也。詞曰。

寓聖胎。必觀土。眷畿甸。爰奠宇。一乘山。七審府。千佛授百袖。護厥象。何肖獸王。口維沼。舌維梁。窟闢竅。爛目光。輝蒙茸。彰鬚揚。曼珠徠。普賢臨。月炤潭。雲歸岑。感罔極。初布金。輪奐完。鬱祇林。迨中葉。罹兵燹。塞而

亨。卷而展。赫興正。為之雋。法上人。繼厥善。喬木古。遺踪尊。流泉响。靈咏存。擢慈筏。鑰玄門。畢慧旭。煦法孫。

法華石經碑

法華石經碑者。報宗純翁之德也。翁姓中谷氏。稱與三左衛門。播州加古郡人。為邑大長。筭定額七千石。延審三年乙卯。請本藩縣令。廢野口莊白池。長砂村前池。墾為田。納工費銀貳百參拾五枚于府。鑿北野村內花園池。孤池。又納工費銀百七十枚于府。鑿二塚村牛崑引渠。修大野村御洗川堤。使水不濫。以易廢池。翁有弟曰宗清。自初事至底績。焦神極力。助作

弗倦。四年丙辰，田與池皆成。二新田合八町七段三畝五十四步云。居五歲，藩主松平大和守直矩公命有司檢田步，定貢法，副以券。世相授，勿替。嘉永三年丙戌秋九月二日，翁以天年終，年七十一。而宗清以正德二年壬辰春正月廿九日歿。先是翁三分新田授子弟三家，各守其業。迄今綿綿矣。今茲己巳夏六月，其孫宜明居士與曾孫宗古等胥議曰：吾儕不肖，不能自樹，今也有恒產而不失恒心，九族雍睦，無所爭者，豈非祖先之遺澤耶？是不可以不報其曼乙也。居士乃書寫法華經於石，一字一石，每字三禮，積成

全部。藏諸白新村，而碑焉。上以恭祈冥福，下以圖使雲仍後裔，百世弗諼也。君子於是乎知中谷氏之家道敦愿，能反其本，又能信三寶而不敢佞矣。銘曰：妙典之石不磷兮，顯祖之德愈峻兮。廕爾子孫，永无悔吝兮。

大橋四郎兵衛氏墓碣

四郎兵衛氏名滿房，姓大橋氏，播州赤石人。世貨殖，家資頗富。性質直，與人交溫恭，不脩邊幅。雖未學，喜聞書史，中歲習點茶式，構茶室于別莊，竹柏蔥翠，殆有出塵趣。又好畜古畫，相刀劍，皆與精鑒者相會論。

高下真履自為樂。雅多病。遂以審曆六年丙子春正月二日歿。年四十四。葬于鍛冶街光明寺。法諡曰圓達。娶大屋氏。同郡安止翁女。有男一人。名滿茂。繼其業。乃懇予墓碣銘。予嘗扁其亭曰福善。既能彊善矣。何就木之蚤也。命也夫。銘曰。

爾配宜家。爾嗣幹蠱。亡而不亡。爰保厥祐。

頌

真石菖蒲頌

并引

平安源叔常氏家有真石菖蒲。鍾愛久之。近寄聲浪華。倉之輔請予詩焉。予竊謂贗之亂真也尚矣。物皆

然人為甚。武弁骨柔。儒紳腹虛。比懶殘于煨芋。摹稚川于煉丹。噫。贗之又贗。可勝嘆哉。乃作真石菖蒲頌。匪乎匪乎。匪馨兮。放勳之庭。維馨兮。附蕙英以承光。被兮。亘萬古而鬱青翠兮。百陰為餐石為栖兮。寸節純陽固。欲抵兮。溪蓀偷名。真贗弗辨兮。賈胡街玉輒奪隨下兮。平安賢豪雙目炯兮。擯斥鄉原尚狷介兮。澹而不厭久。益親兮。俟爾彩榮壽千春兮。

贊

太公望

磻溪大耋。志匪鼓缶。其釣維何。白旗縣紂。

漆園叟

遠往邗來物云人云夢覺一如周蝶奚分。

東方朔

偷桃何罪龜臺聲之金馬偷山漢皇不知。

蘓武

節旄在躬敢喪歸心匪禽之靈天悲厥忱。

朱買臣

丈夫亡目何責婦人時微明主白首負薪。

蒲生侯氏鄉

原壘警夜稍虎鉞兕金筮徽號成政不死。

加藤侯清正

叱吒風靡厥幟維靈不惜身命無忝蓮經。

塙直之氏

壯士操戈胡修邊幅矢林弗謏維諒維直。

楠子

義旗敵愾世秉忠烈南木南陽異域同轍。

畫野馬贊

有泉有芻天地為廐霧鬣風蹄在龍左右。

插花筒贊

大匪船小匪遂維斐然之審筒攢琪花兮承露鎮翠。

漪兮含風

鼠挾榮螺圖贊

非鷓非蚌。勢如相持。碩鼠碩鼠。莫使猫窺。

福祿壽贊

善福之幹。德祿之基。眉壽萬春。桃濃松蕤。

鳥羽新田茶贊 并引

日向侯源信之君。鎮赤石。嘗命有司。茶于鳥羽新田。三千有餘步。枝葉蕃茂。氣味不亢。後頒賜其地於邑父老。岩佐氏乃得六百步。每春采摘。焙製其品不減。疇昔云贊曰。新田。

維侯播德。民戴歆恩。鬱彼芳菲。遺愛攸存。

莊子

蝶之時無周。周之時無蝶。此生彼滅。不越其竟。惑夫。即能知有不周。不蝶者存焉。則主人公常惺惺矣。故楞嚴云。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列子

列禦寇以風為車。以空為衢。泠然如可善矣。而其極。不得不旬有五日而反也。既反矣。則不得不履地也。否則鷄乎鷓乎。抑鵬乎。非列子也。故易經云。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杜少陵

杜少陵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斯圖也。殆維肖矣。蓋亦詩人逸態哉。朱晦翁大學或問。引之以喻心不在焉者。顧所畫雖未必然。而亦可以為放心箴矣。

大石良雄氏畫牡丹贊

賞名花以國色。尚其艷也。待賢臣以國士。尚其卓也。石大夫忠義貫金石。爭日月。聞其風者。未嘗不輒戀戀乎。墮淚也。真國士哉。斯人也。而畫斯花。孰謂不與國色相稱乎。

子路贊

大氏近儒論子路曰。暴虎馮河。聖人不與。非真勇也。不知聖人權奪其所。自負者。而進諸智焉爾。其實死而無悔。乃勇之本也。近世吾大東黑田侯如水。膽氣出羣。嘗有云。左履右屨。輒可以往矣。必俟屐屐履屨則後也。士大夫能事斯語。乃足以入子路之室矣。

石公授書子房圖贊

鷓冠皆壯赤帝子。馬上得天下矣。而不知圯上一編實初四百年之基也。古人所謂挽五石弓。不如識一

丁字者蓋亦有味哉。

白隱師為豫州人狸兄寫真贊

狸兄姓高月氏豫州吉田人年

僅五十餘面貌宛然如七十翁而健步如飛善諧歌為淡淡翁白足又嗜茶及香居恒以三者為樂歷涉名山水靡攸止云近訪余草廬相得懽甚其為人温而謙雖不讀書而語言頗有味蓋亦逸民哉

凡寫真貴惟肖而斯畫也與狸老毫不相猶者獨何歟夫有優孟而孫叔敖不死妍皮裏癡骨吾不欲觀之魯人學展禽乃為橘不化枳矣蓋不相猶而有相猶者存焉爾白隱師之所畫果以此乎抑不以此乎竹椅上參七日是希。

張仲景

方技家以匙代耜者雖越人未免為糶焉爾張長沙五馬朱輪倉有餘粟惟其一念仁慈哀親戚愍民生又能立言以拯千百載之厄矣可謂仁人哉若夫今之疾疢讀傷寒論窺其門墻輒悍然不畏石膏大黃圖表竒效售於世者實長沙之罪人也

畫龍贊

赤帝子固天授萬不可企也卧南陽而藏器者豈可不希其賢厚魚而希龍亦龍之徒也

畫席贊

王介甫與韓魏公不協。乃作虎圖行。譏其外貌儼然。實無可畏也。是私言。非正論也。蓋君子臨下以莊。而其內仁慈寬裕。乃可曰安民矣。段令人曰。我為畫。席摩其鬚。亦不足患。惟有姦詐佞媚類野狐者。而假我威以用事。苛政猛於彼。是懼。茲圖本鎮大夫安西子所獲于崎陽云。今也問贊于邦美。因聊陳所見。以備鑒戒云。

子美贊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少陵詩聖之基。實在茲矣。後世注杜詩者。上論偽蘓。百發穿楊。雖真蘓未可保也。斯圖也。不寫春服秋驢之態。而象於芸牕者。蓋可謂得其神哉。

太白贊

畫李謫仙。而不畫瀑布。何故。蓋青蓮花靈光。廓然無碍。三千尺之飛流。宛在阿堵中矣。若夫肉眼呆闇。如徐疑輩。段令銀河不違額咫尺。亦白日變長夜。遂不能觀也。噫。

諸葛孔明

此像相傳畫諸葛武侯云。予謂坐讀書。旁無白羽扇。蓋臥龍時也。將治郎閣作木牛流馬。有所心計而然。

耶。抑艸出師表再思三思。欲潤色以盡心耶。三者皆不可知焉。惟其容貌温然如儒人。是武侯也。

子路負米圖

結纓而死者。勇於義也。負米百里之外而不恥者。勇於孝也。其義可及也。其孝不可及也。子路誠大丈夫哉。

楠子贊

嗚呼忠臣。比干之後有楠子焉。然而微義公。宣聖之筆不可繼也。二美於是乎具。乃可以使大東忠烈之光與日月爭矣。

圮上取履畫贊

博浪一擊。足以褫祖龍之魄焉。乃可以取圮上之履矣。不然。即能為其履奚。逐馬塵而尾之。亦豈可與言哉。故曰。勇忍之幹也。

富士雲龍圖贊

鴻蒙子箕踞岳顛。局局然笑曰。要有赤子呱呱其迅雷乎。有物騰躍雲中如泥鱗。其蜚龍乎。駿之民悍夫。按劍睨視媪合掌念觀音力者若干人矣。豈可憐哉。

畫蟹

眠上而不眠下者。仰覆幃也。行必橫而不能從者。貴

勇退也。孰謂爾奢且恣乎。水石之旁。竹葦之庇。蓋亦得其所哉。

蝦蟆仙人贊

馬元知侯先生而不知其為蝦蟆身。蝦蟆乃知其贅瘤隱隱有類我者。而不知侯先生。曹可笑耳。丁令威乎鶴。黃初平乎羊。張公乎蝙蝠。蓋自造物觀之。則裸毛鱗介。同一蟲也。奚足怪。雖然。斯曹亦唯躡雲吸霞。是躑。弗念轉凡入聖。得無量壽之金僊也。惜夫。

石公授書子房圖贊

後鷓夷先卧龍於二彥有光者。舍子房其誰也。雖然。

微石公欲駿材見鞭影得乎。蓋一面之機。鏡鏡相照。而輔王保身之基定矣。豈非天哉。

銘

有為齋銘

寂然無為。故能有為。蟄龍藏身。雲行雨施。昔既味矣。

杏林銘

貴仁賤糶。克世啟家。維杏種真。千春菁華。

文基銘

紀州和歌浦。玉津島社前。在大松樹。正德中。命大島伴六河。今霸朝潛紀郎。甲午秋八月三日。

合善左衛門監伐之乃獻

法皇御所厥冬十有一月紀人分其餘材饋松田春

常攝坂小西當車氏善諧歌於是乞而獲之製為文

臺顧諧固和歌之流也而文臺所以尊閣歌章便乎

寫讀者於文房雅具為最重今也得斯木以成其器

則神佑焉人與焉使思發于正而不疚者可知矣

夫銘曰

至誠感神天錫器兮贊爾文藻温而理兮

武笏銘

忽則忘忘則芒恭爾相厥息陽

橘井銘

維橘蔭泉德潤厥里且潔且甃无物不利

經島 春溟貞儀書

蛻巖集後編卷之六終

保二年春乃邂逅下堂執手一見如舊嗣辱函貺温
言啗我辟諸邪寒解衣衣羸輒修笈箋薄憩坎坳攀
援樛木藟紫蔦韞會吾先侯選士興學君乃從魚千
里干澤決然西征承乏振鐸升斗授粢聊伸屈蠶赤
石之浦須摩爲鄰帝子泫月千古一旻柿仙攸芟島
嶼維新麗舸上下鳧鷖可馴云誰之思寤寐惟君東
望淼漫蒼茫煙雲高山徒峩流水無聞余倡余和滋
悵離羣君之於詩內樸外綺祖唐禰明取材自己文
原韓蘓賁以王李貫穿六藝言必由義嘗語余曰爾
文猶吾詩則奇險舍車而徒徐袁爲崇觚愈不觚哲

人遷善爾盍自圖執拗之固笑而不答及旣西矣歸
爵逃蛤滌蕩腸胃作期有合滴者欲醇獷者欲柔務
肄大雅問棘于郵所患卑牧不敢陽秋君譽日隆擢
監秘書奉教史館修撰國初宦不遑息尚通雁
魚寬保辛酉拙稿災棗煩君以序忻然採藻交誼敦
厖莫文匪道戊辰之夏彙也徂東下馬呈刺獲坐清
風報瓜以瓊不擯倥倥視彙猶我驩洽自衷含淚傳
語爾吾俱翁羈形於世無年可逢余聞斯言中心惕
焉爰念君齒少我數年大地休我必於君先人叵豫
定可謚維天龍薑蛇徠南山倏騫雖曰中壽愕哀如

遄松本湖生亦厥心交日滯江左載漆載膠聞訃卽告昏悼電泡昔余仕濃湖爲同僚君寵二友三沲接

胡爲獨逞躡霞升霄門在必吊緋在必執心與身違雖企靡及茲憾曷釋一日三泣嗚呼哀哉尚饗

書牘

寄松浦霞沼

享保四年作

余少與霞沼子相識雖不得數見而其交不爲淺矣往年芳洲兄爲余與子書具道其故而子終不記江東有梁邦美者余聞之心嘵以爲薄情人旣而又思一別二十年不通隻字正德中子從韓使在鴻臚當

此時余落魄已甚不能整布韋以觀光以故不得半日與子相周旋矣是匪子負余余負子也今茲夏余筮仕播秋九月會韓客復來子等亦陪乘星槎過赤石進兵庫是日也余同敝邑士大夫列觀徒望其青舲白舫出沒烟霧間悵然久之想其舟行萬里昕夕倡酬使錦綉珠璣相載如山自雍及絳相繼者子之力爲居多余以爲薄絆所羈不得卒爾命輕舸以尾之良可憾也通泉人唐金氏寫子舟中作二首投示且曰子語及余事頗戀戀又見余答桂彩巖詩嗟賞不措是何幸而然耶顧子詩名聞四方設使唐金氏

不傳終當落手矣。區區拙稿，真王李唾壺中物，不足
道。設使子指摘瑕疵，亦始不以為芥蒂也。所以忻然
深喜者，無佗。在一脈因緣，如藕絲之斷而不斷耳。余
壯時以桑蓬為男兒本色，視聚首猶鹿豕。今已老矣，
每中夜思昔日所與交游，不能不慘然感于懷也。故
懇懇及此，子謂之何。謹和高韻奉寄，別裁二絕，併呈
案下。俯乞斤正。

與桂貞輔

美宦播三十年于今矣，再呈牘一獻詩。詩辱和牘無
一字見還答，其他慶吊漠乎，若不聞禮俗，士僉晉譏。

以為不近人情，竊謂此不足深異。晉宋間諸名彥，大
人尚簡貴，逸民尚曠達，有不屑接賓客，通書問者，足
下豈得非其彙邪。美六十已後，膽力寔微，戀戀乎鄉
國，如婦女，一年甚一年，且親戚故舊，物故十六七，每
聞訃，驚悸累日，其存而止恙者，即有手帖，輒欣然披
緘，卷舒弗措。及作答，歷叙昔遊暨近况，雜以詼諧，十
行如蠅，而不憚煩。蓋人各有癖，足下恒於淡，美偏於
濃，一如水，一如飴，亦何傷乎。聞乙丑歲，伏枕久之，爾
後老憊，比疇昔為甚。美少足下三歲，舉體衰耗，不如
人，唯雙眼炯炯，秋燈可親，拍掌譚笑，豪氣與壯年無

異是可怪耳。段令二老保殘骸。得上壽不出三五稔。矧朝不謀夕乎。即不得及斯時。通尺一披愚衷。將何族。初美辭加納。東歸。鰥居無累。居恒與二三莫逆過。從市井間。酒不能飲。而不厭劇。與倡不能費阿堵。而喜評色藝。禪佛不能悟無生。而宿山房。坐繩床者數。豕出圈。鳥離籠。滄海之東。其樂融融。今焉為薄祿所絆。千里滯關西。豈吾宿志哉。自有家眷。生計日蹙。斗米三錢。而妻憂菜色。冬無冰。而兒乃鵝。旦夜號。是不可忍也。所以幡然就車。不顧而往。以此。雖然。本鎮矜美。侍講備問。且訓導邑人士。白首而不倦。益俸若干。

每朔望歲時。奉謁特進。與頭目行人同級。命彙也。為番衛士。兼以文學。客歲經營茅廬。內外苟完。今春為彙也。娶其仝僚小林氏之妹。瑟瑟相味。門闌之氣鬱如也。亦皆主恩懇渥之所致。敢不感荷。美於文章。初而游間為崇。後而困蹇乎衣食。不得俛焉。下帷握管。諷咏有韻之文。有時而作。若論序。則僅僅矣。及入播。唯旦夕執經語仁義之務。恬無它事。又歲捐俸。釀金以購書。雖殘編畸冊。固不足賞也。而較諸前日。空篋不為不富矣。於是乎讀而思。思而筆。諷咏之與論序。日新又日新。而不懈焉。乃輯拙稿為八弓。命之曰蛻。

巖集會東都秘監桂公賜之序遂上梓亦皆主恩懇
渥之所致非區區所得而獨成也夫知足不辱古之
道也美雖竇而祿可以當上農夫矣幸一也腐儒而
與席豹熊羆同級矣幸二也予巢不漂矣幸三也男
未壯而合鬣畢矣幸四也玄晏先生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羽翼傖父矣幸五也賴天之靈得有五者而又
犬馬之齡七十有六焉豈不亦一大幸也哉夫如是
而不知足則惑也在易離之九三曰不擊缶而歌則
大耋之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美請老決矣不
敢欲計鐘漏而夜行也瀕海名勝赤石甲諸郡林壑

以環之雲霞以縟之副以麴蘖與鱗介之滋焉亦一
樂土哉美雖戀戀乎鄉國如婦女而息焉游焉素其
位而樂焉則播之菜播之魚可以為尊鱸矣何以願
外為是又所以圖請老而益弗已也足下知美少而
壯壯而強仕止久速之變也備矣而未知老之道何
如也美於足下不翅同學實有附葭之親不敢不以
告也故云有書懷五十韻別希奉寄用韻艱嶮蓋放
柳柳州也

寄清君錦

讀隱秀軒集三四過亡論佳處不佳處一種別色可

以拭心目矣。君錦一癡之庇，敢不恭謝。伯敬詩文，靈不及譚，而朴過之。然此老以朴爲一霸，雖譚之靈，不得不拜下風也。貴評數條，冕鉞各有理致。論病中買侍兒，古玉刻螭子，獲蜂二題，茂視脂粉，不直一文錢。大丈夫百尺氣焰，可使三都下雲雨，才子當之。殆汗漉漉乎，媿死也。吁，毒手哉！美間居寡侶，老來倍甚。赤石水月，千古不腐，而水月不能鑿腐人。大氏語言無味，事事不脫格套。與斯曹偶坐半日，其苦比鬼薪城。且差從末減耳。諺曰：馬馬羣牛，牛友咫尺千里，不肯貴臨，以爲不相及。至使鬣角孤立艸野，是非所望於仁者矣。拙稿一幅併呈，凡近作欲靈朴相稱，而爲慧分所限，不能自慊，可嘆已。

答官鑿山脇東洋

嘗聞足下性豪華，視重糶如纖芥。居恒以宴會聲妓爲樂，度必優游乎百歲而無憂者。今審承深憂鑿術之弗古，而一齊衆楚，窈糾不可以舒，則慨焉欲洩，孤憤于咏歎，乃謬以美爲先進，請問風人之道也。於是乎知魁傑之士，其所抱負遠大，果非淺識之所得而測也。夫食後而焦神極能，憂心忡忡，亦唯爲重糶是專。非憂足下之憂者，即能有憂足下之憂，亦唯尊俎

絲肉足以解其憂而不循風雅詠嘆之道以洩其憤也。卽能知欲學歌詩以爲樂而自虛無所挾問。老朽庸碌如美者而不恥。蓋無幾矣。自非魁杰之士。嚶嚶乎曰古之人古之人孰能之。美本不善詩。加以耄嗟日甚。所云九日詩者。元祿中在江東時作。山本生誠播人也。知梁蛻巖而已。以片紙爲拱壁。敢獻左右。固矣。不謂足下有逐臭癖。受輒潢裝。以供葯房之玩也。聞之慙汗殆一斗。然美少喜評詩。止論人古今調。唐宋各因其品而評之。又嘗以拙稿爲他人。朱墨嚴核。不苟自私。以故評比詩頗高。董廣川論六學曰。詩道

志長於質。古風人之旨。蓋盡于茲矣。而雖五七言近體。要不外此。故詩尚趣。而詞次焉。趣者質也。詞乃所以責之也。所示近作四首各佳。抑趣雋而詞或硬。是罕言不嫻乎藻繪之所致。而不害其爲長於質也。漫置批評還呈。不知果副盛意否。辱惠京扇三柄。感謝曷旣。不才絕無穆如。忻然欲奉揚仁風耳。

答友淵生

前辱書訊。始言不欲夏畦。以媚我。是爲待士君子之禮。中言期異日過我門。與鼃也。周旋論不朽。大業終言自兵庫走赤石道。吊楠子墓。覽源平戰蹟。慨焉泣

古人如泣今人風神盎然出乎恒殆一等矣。美少不好爲人師。又蒙陋無可以爲師。特糟糠時。以束修爲產。勢不得不有師資之分。後爲本鎮所辟。司鄉校。僅三十季。亦勢不得不有師資之分。以故佗邦來學如吾子數輩。各不獲已而慕之。不敢坐絳帳以自尊大也。來簡所謂士君子立於一世之上。而使一世之人聞風而興起焉者。蓋有之矣。美未之見也。矧可當乎。鼙也。嗒。十三廢。咕畢講武事。最嗜撚鎗馭馬。旦夕不遑食。又學兵法。以鞞鈴自喜。及弱冠。折節讀書。乃授以論語左氏春秋。然後稍聞比興。知拾丹媿素。又聞

著述。知焉哉乎也。之各可用。恂恂若生員。方今年二十八。實古人士孫。友視志之秋也。故不問爵與齒與室。近遠亦唯執交之懋。則吾子雋才。固藥籠中物矣。敢不虛左以俟。別紙紀行詩十數編。大抵出於感歎。而竒匪夫。獺祭魚而塊守。摹擬剽竊。以爲工者。比也。韓昌黎有云。文章之作。發於羈旅州野。信哉是言也。卽吾子純孝不忍。一日曠定省。不能越竟而來。輪田崎嶇。枵峯赤浦。五邑陵湊。川一片石。凡爲攝播之望。烏得驅而供諸筆研。開豁心目哉。於是乎益悟聖人之教。不遠遊。固爲膝下至情矣。而桑蓬以射天地四

方乃男兒本色。道竝行而不相悖也。孰謂龍門爲鼻祖乎。美憐才。比他人爲甚。辟諸冶客於靡曼。花癖於珍卉異草。一見輒中心藏之。日思其華且鬯育之賁之。又從而友樂之。吾子始覲。內銳而不喋喋。立談間。旣卜其才器不羣。可以學也。申以揆藻。果副所望。美之所以愆。通反復弗措。以此自今而往。葦航荐至。或附驛使。以新稿三四幅。是祈卽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愬乎曰。爾爲爾。我爲我。則非吾徒也。

復山脇東洋

足下之業。以復古自任也久矣。今茲華府之行。不翅

鑿一大鎮臺爲

國家安股肱焉。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護老哉。承於杜三揚處。見不佞舊作青樓詩。拍掌譁笑。几席風生。度必春入娼家。七言絕也。窮措大趣高而無錢。不能携麗人于東山。又有傲骨倔強如鍊石。不能折腰於大財主。得一雛艷。以陪雲雨。卒使臨淵羨魚之情。發於咏題。曹可媿耳。赤石浦。海瀕第一名勝。霧嶼月瀾。俯仰輒成詞章。柿大夫爲嗃矢。紫媛引而伸之。吾曹甘其餒以自珍焉。則饒而餽。色惡臭惡者可知也。而足下悵焉。西望

以不得挹袂同賞為憾。何其愛人之深至若此。貴稿一卷。詩較前日。氣力光焰勃如也。尺牘大氏以達意為要。不敢造艱深語以瞞人。與近世黃吻生嘖嘖曰。古文辭者異也。竊為足下喜之。此者不佞以衰德請老。男鬲也代價。閒居無事。又素不解飲。久伸視日。登莫而能舒鬱慰寂者。唯在吹芡已。當是時。賦以蒿絲并洛製竹煙奩。若豫聞而故為者。可謂前知如神哉。乃欣然作歌以奉謝。不佞詩屢遷。去冬來又一變。欲務脫時套。靈朴彬彬焉。而未能也。狗馬殘喘。違夜壑咫尺。而能尚圖誕登干岬。吁亦老矣。近作二十首。別錄併呈。即尊社諸彥相傳覽。不匿譏彈為大幸。

答友淵生

貨殖家。呆膽如斗。未嘗作無常觀。矧於吾黨奇男子。欲破萬卷書。傳盛業於弗朽。梓潼君之靈。攸夙夜護惜。始不待獻酒肉媚圍。甚叟也。勿藥之喜。不日聞之。雖然。疾不可不慎。慎疾在擇醫。洛鑿山脇法眼氏。診逢原方經驗。一以張長沙為藍本。賢盍與乃翁謀。往而試之。老夫微恙。既痊。北牕下涼颼時至。淡飯後箕踞。吹蕩結構。腹稿數十言。有得意。輒躍然如諸生時。不敢現羲皇上身。以為假柴桑也。曩所錄贈指畫竹

并剪字詩。賢賞之甚。玉價騰貴。日昃之歌。豈可笑已。
柳公美妙人。妙菀每相對。清言移晷。蓋亦王謝門中。
佳品哉。錦兒亦一大可憐也。承平百年。雖寢文明。武
弁獲氣。猶尚不除。俗吏往往不能通漢字。學究輩微
東訓。師冕止相。彼蕞尔烟花耳。而能靡字。弗剪。皇天
冥冥。不知再雨粟乎。抑雨金乎。其慧韻可以媿俗士
大夫矣。佗事紛紜不足道。枕簟未秋。務保齋。為上策。

答清君錦

卯臘辰春。說輾赤岬。幾六七旬。嶼月洲煙。銜杯白屋。
僅兩三夕。黯然銷魂。化飄海驛。倏爾轉眄。雪下山崖。

景密而交疎。天疾而人舒。缺陷界之可憎也。甚矣哉。
杪秋辱翰。申以孟冬。審承體中佳勝。敢不紛怡。老羸
怯寒擁衾。有似藏六之甲。疏慵背燭。廢卷固非破萬
之材。亦唯閨醜。堪舉案之勞。家婦報弄瓦之慶。差可
娛耳。嚮約分選鍾譚詩。前日既見。示鍾子詩選一卷。
髦象宰約。蒸餅去皮。黔齊東之野人。籍汝南之長喙。
精監攸炤。無間然矣。僕玩譚子久之。然而遠色幽光。
非霧非煙。逸態竒骨。而僊而鬼。竟陵之土。未竟寒河
之水。更寒。不可以一旦勇決焉。佗日論定。而後請正。
未為晚也。又承比來門留五車之轍。架移二酉之陽。

不發魏冢而竹書存。亾搜魯壁而科斗見。山氣形之
聖墳可象。軋突出之怪辭彌多。可謂貢黃金于陶朱。
投錢棍于夜叉者矣。雖然考索訂賢傳之舊章。螳捕
蟬而鳩旣在後。發揮樹家言之新幟。項攻嬴而劉先
入關。臯夔稷契之代。原無可讀。觴燧悅礪之佩。何不
憚煩。如僕癡蠅鑽紙。鼓翅徒勞。老馬迷岐。俛首自慙。
片墨磨人。九尺之殘骸仍束。六經註我。方寸之正文
易泯。不能闢力闢智。豈敢文陋文非。咏物五首。字字
圓活。酒中花爲特佳。巧思爭瞿長史。竒趣歷袁中郎。
較諸祇南海水底。鯁月。煙成十字等諸篇。孰爲昆孰

爲弟。雙璋兩楷。誰能辨之。敝帳有新三題。別紙錄呈。
揣夫餘艘餘材。尚有雕藻之稅。莫邪鍛屑。亦爲割牛
之刀。所謂不患才少而患才多者。拭目以俟。簡末論
及諧歌。蓋咏歌之有俳諧。猶詩之有宋詞元曲也。雞
肋或當芻豢。鳩舌昔代綿蠻。洵苑苑之殘葩。乃詞人
之戲具。若夫紈袴子弟。市井富豪。無秦令而不挾詩
書。匪躡徒而苟貪泉刀。松間之喝。花上之禪。微俳諧
殆走肉矣。其亦奎運之一兆哉。

答山脇東洋

魯儒游舞雩之下。且往而莫歸。岱嶽雖隣乎。裏糧越

竟則煩矣。赤石浦吾邑之舞雩。而視平安不如隣于
岱也。微東道欲稅駕得乎。今焉駒秣我車膏我旨酒
肥豕醜割我以翼游觀。遂得出入都中外。猶探名勝
者。皆足下之賜也。是在不佞。宜卽差使恭謝。乃反辱
書并詩。懇篤之意。藹然發乎詞表。不知詎庸致之。夫
平安桓武帝所奠鼎處古之山。古之川。古之花。古
之竹。依然不渝乎古。而輦轂下十萬戶。古尔目古
尔耳。信而好古者。蓋無幾矣。唯足下周鑿官。漢鑿術
乃至登臨山川。誦咏花竹。靡往而弗古也。不佞狗儒
百無所能。亦唯薑桂之性。至老愈辣。凡與人交道。合
則俞。不可則拂。詼諧玩世。不苟修邊幅。以養望。謹愿
士胥譏爲古狂簡之徒。是或不爲好古者所擯也。蓋
亦耄夫之一幸哉。書當過答。及歸家社中盍簪。拍肩
挹袂。爭問嵐山何若。菟道何若。東洋先生何若。日夜
應酬不遑握管。淹滯至今。伏希恕亮。詩依原韻。聊呈
一粲。

寄山脇東洋

秋熱如燬。老困倍佗日。想鳳凰城山川。清氣散而
金風聚。而玉露使體中。益安佳也。曩所命鑿則序。脫
稿錄呈。不佞固拙書。且衰腕不能如意。煩賢社中能

書如城戶廣文氏以行草體一筆揮洒是希不佞舞
勺來尺錦寸繡割裂殆盡唯有薑桂餘辣蘆蘆尚存
而開口輒爲俗子下頂門鍼耳至結尾猶及儒林古
學事是今春觀周之日侍座前所面譚者不知果合
卓見否。

答釋師麟

昔者大坂有道學而無文辭其弊也蒙與腐相半方
今奎運大亨師儒改轍髦士輩出當是峕麟公空門
才子豎幟三津麾諸生而鼓舞之孰敢不從初美聞
公客華府私竊謂僧而無菴刹猶士失祿農失田也

其爲恒產何若及得書審近况乃知推食食解衣衣
者不絕數年間兀窮之勞或可以償矣是瑣瑣俗事
雖不足爲高明道而尼連河之苦行微乳糜菩提不
可得而證焉世福之所存出世福之所存也敢不欣
抃嚮介石文衡爲美門生聞孺子亦侍禪榻學聲病
者頗有慧力可教也不知羽翼有成可能自翔自啄
否夫非蒲衣項橐之才之難也蒲衣項橐而不蒲衣
項橐温恭自虛之難也請面諭之美今年七十七詩
不得登岍矣而非不知有岍辟諸秦漢方士望三山
彷彿煙霧中而不可至也故過乃悔悔輒變變又悔

皇皇乎不能進箴之憂。客冬有脚恙。伏枕久之。一日忽念舊作。欲然有悔焉。而奈無年可變何。嗟梁生之筏膠矣。近爲尊社田子作杜少陵贊。蓋公所懇請。不得已而然也。岍耶筏耶。茫乎不自知也。盛評極口讚嘆。褒語滿紙。讀之慙汗幾浹背。田子亦辱謝札。副以潤筆二品。又其賢即于飛。以詩代刺。佗日載酒問竒之兆。見乎詞尾。眷待之渥。何以當之。爲美善致此意。酬父子書并詩。轉達無宿。是希公書中。特賀鷟也。扈吾侯迎韓使于大磯。又申以詩。詞意敦龐而宏博。不知所答。顧鷟固一介曹耳。馭悍馬如龍。撚丈八槍如

蠅。舞燈心艸足矣。抑本鎮不欲使美絕讀書種子。任以大業。乃俛首下帷五七年。猶知譯經史。攻詞藝。是行也。韓使息平館。僅一餉時。不得擅私。覲搦管。亦唯備萬一辭令之用而已。何以賀爲。公固左袒我者。乃張皇其事。欲使之馳譽於四方。咸胥告曰。梁家有幹蠱也。至是而美之徧身。又汗甚矣。有拙和附楮末。却寄公方。以濟南諸彥爲岍。區區之筏。想必去新羅三萬里也。聊呈一笑。

復源子行

披緘捧誦未畢。而知足下江東人。又爲僕舊識法霖

師之族弟也。武昌固尊鱸之士矣。而霖公於莫逆為第一。忽焉念昔時社中事。宛如昨日。敢不悵然承東郭集既成。屬僕序。方今奎祥徧炤。世不乏人。矧又蘭薄之彥。絳帳之雋。必有聲氣相應者矣。而卑辭崇禮。眷眷乎命僕。何居。豈非霖公文章之靈。投足下以不朽。壽諸梓。且屬僕序。欲了三生之緣也。雖然。狗馬之齒幾八十。羸憊日甚。不能快揮如椽。以廁於鄒枚之末焉。今眎集日。諸體悉備。揣必玉抵鵲金至斗。而冕焉以瓦石可乎。段令霖公尚存。從通再四。亦不敢諾決矣。恕亮是希。賢胤子登有詩見貺。兼簡賤息。鴈頭角。斲然可謂夙慧哉。鴈也。鞞鈴化為縫掖。爵不爵。蛤不蛤。良可赧已。父子各味原韻答謝。

再復源子行

美所以不肯作東郭集序者。以佗焉。以老夫無能為也已。前答既悉矣。今復何言。然審再喻。若曰美藐足下。為不足與共言。陽遜讓而陰忌辟焉者。不知何以致斯嫌也。夫遜讓禮之質。士君子之庸行也。奚足怪。大丈夫友天下之士。其心恢廓。毫無挾匿。彼賢邪。則從而象之。不賢邪。則誘而翼之。胡以忌辟如女兒為。度足下不敢逆億。以揣摩人腹中。其實欲使美不得

分疏其嫌。乃肯作序而不辭焉。爾美性率直。居恒與人交。凡事可諾即諾。否則止。不苟曲己以媚人。不然豈爲足下者。一諾哉。顧古今文集序。有所以作之道。四焉。師命弟子也。弟子請師也。朋友知己之相屬也。未相識而托高名以定價也。大抵不出之四者。今焉足下於美。非有函丈之親。斷金之契。而一旦卒爾求我。亦唯玄晏我之圖。矍鑠我錦繡珠璣我懇祈措。是何可當也。是何可當也。所以不敢諾以此。世有喜爲人拔詞藻。得一小題。輒不問其可否。欣然搦管者。在青衿子弟則可。美弗爲之矣。極知執拗之甚。不副盛意。再恕爲幸。

寄柳公美

別來不通一箋。疏逖殊甚。不知近况何如。念日在大坂。邂逅倉氏莊。一見如舊。足下不解飲。三倍僕。而高譚雄辯。殆不酒徒下。詩書畫各妙。指畫竹爲最絕妙。蓋自此君入畫來。未曾有之奇事。段使竹左氏竹莊子觀之。亦閣筆嘆異。必也。古所謂不患才寡。而患多者。於足下信之矣。近有攝妓名錦兒。巧思絕倫。以善剪字鳴。友人某携僕詩艸而往。使其臨剪。一句於泥銀紙。筆意彷彿。不問而知其爲蛻翁也。雖則瑣瑣薄

技而其奇可以與指畫爭衡矣。僕性好奇。屠龍之癖。至老不已。遂作指畫竹歌。又作剪字歌以贊之。乃錄呈供一噓。第恨劣才不足以盡其奇耳。或曰。柳子大邑賢大夫。錦兒市門賤婦人。擬人不于其倫。君子惡焉。是御史臺語。非社中語也。蓋鵬自有鵬靈。鷦自有鷦靈。扶搖搶榆亦奚以擇為。足下謂之何。

答桂彩巖

享保初在江戶作

聞足下才識精確。不肯輕許可人矣。而自始見至再覲。接待濃厚。固為過望。及得書。又倍推獎。比以荆玉豐劍。此豈得非仁人君子愛人之意。誘以藏器待用。

耶。顧美几案小材。齒踰強仕無所成。將何以當之。雖然。女夸於說己。士伸於知己。美竊感足下之慙焉。付焉。又從而鼓舞焉者深矣。區區情實。不可不敢自陳也。美九歲就塾師。十一見鶴山塾先生。同諸郎學聲。病驪偶及弱冠。先人舐犢之慈。圖使美蚤有譽于雄藩。事垂成而先人歿。乃同亡兄某奉母家居。每定省之暇。從當世先進。猶知研究性命作古文辭。當是時。憲廟方好學。祭酒林公用事。旦夕欲立其門下。而不得進。丁丑春。被加納侯辟。為世子侍讀。居十歲。丙戌春。以病辭。退而講道步門南。教授生徒數十人。束脩

之入。衣食粗給。美初見浮屠師中華。喜譚禪。且性輕脫。不脩邊幅。以恢諧遊戲爲常。以故爲拘謹士所忌。生徒聚散無定。衣食或不足。癸巳春。徙居神田。而男生。又會妻患乳痛。鑿藥百方。經半歲。乃痊。衣食益窘。諸生亦無復一人。至。譬諸孤軍絕域。援兵失期。徒張空拳。以突重圍也。其窮比前日殆十倍。丙申冬。幸得因飯田隆興氏。聞名於祭酒公左右。備門生員。而後都下諸友。識吾旗幟者。稍稍而集。如可使敗軍之將。再執抱鼓而前也。然比年二災五徙。遐陬僻地。勢不可復振矣。母今年八十一。在仲兄處。甘旨之奉。固雖不乏。而每聞其以美貧窶爲憂。雖不孝不敬如美者。不能使方寸不亂也。男甫五歲。食十日無魚。美在他所。每有珍羞嘉肴。一念及此。箸不可以下。妻又蓬首垢面。以傭縫爲業。雖歲時。未嘗更荊布。昌黎所謂冬煖而妻號寒。年登而兒啼飢者。昔以爲虛誕。今而果知其爲實然也。嗟乎天之所以窮乏我者。至此而極耶。將使我轉於溝壑。妻子流離四方。而後已耶。抑惡我小有才。剛愎自用。擠厭之。拂鬱之。使我爲怪松醜石。愈變而愈奇。以供造物者之玩耶。夫以天爲可知。而易言之。則誣天者也。以爲不可知。而置諸冥冥。則

慢天者也。斯二者過莫大焉。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美誠小人也。而三十年問學之力，所不為不知，攸嚮矣。自今而往，痛自懲艾，尊所聞，行所知，孳孳乎弗獲戾於上帝，是祈足下謂以美之齒之才，而無媒仕進，非其罪也。所相識諸賢，不能為之一推其轂，是為憾耳。此足下惻怛至情，專於憫人，困阨而不念天之所與者，若是其偏，而雖有濟物拔彙如諸賢者，亦未如之何也。故美不敢匿家私，而自陳也如此。且以畏天之說終焉，伏乞憐察。

答中根正甫

天和末美年甫十二，秋九月會塾師任溪堂為廐橋教授，乃與仲兄忠負笈而從，居半歲，山川郊坳之狀，祠廟龕刹之區，雖童心猶尚記其一二焉。今得書承足下廐橋人宅，違赤城山不遠，因以赤城為號。云讀未畢，七十年前游學羈旅之懷，勃然興矣。雖未得見清揚，而一線氣脉若有不可翫乎外焉者。且原藤根三子固尊社中人矣，而以美為先進，一面如舊，則足下亦猶既覲也。何以立崖岸為美本經生，不善詩而詩嗜評詩甚於作，冕則冕，鉞則鉞，不苟作皮裏陽秋以欺人，所示詩稿頗有佳處，但欲妥帖不欲孤峭。

不覺墮在腐套。度其源尚摹擬。而爲摹擬所縛。捧喝家所謂法華轉。不能轉法華者。蒲團上參一夕。是所嚮。拙作答見寄。今又辱貺豐和。副以仙邑所製扇三柄。交誼之篤。感謝曷旣。所恨白頭翁。鐘漏將盡。與青年髦士。如足下等。相頡頏。不過一彈指耳。

寄山脇東洋

秋繁不負我。吾負秋繁。老夫衰態。感興殆倍。楚客矣。近欲爲華誕。作壽序。兀坐終日。無奈文思不湧。稿三換而後成。即便錄呈。辟如老歌者。齒豁聲啞。向銷金帳下。進夜光杯。唱二十年前腐曲。恬不之恥也。雖然。天下有一知己。劉郎而爲何哉。吐氣矣。所賴者是己。百笑千笑。

答高谷生

客歲聞賢與僕相識。師麟交。私竊謂人也不必同調。蓋亦文川一擅越耳。不圖書并詩至。且損薏海參若干枚也。多謝多謝。審承賢士著魚崎。世鑿而農。嗜圖史。最嗜詞藝。及僕宦赤石。欲一邂逅而不果。之憾。倦之篤。言盡而意不盡。其詩頗窺門牆。間有可誦。筆勢蜚動。亦非凡品也。可喜可喜。凡技藝嗜好者。必達否則如鮎上竿。屢升屢墮。終不成。賢之於文學也。愈

嗜好而愈弗息。是爲妙事矣。僕退老七年。鼯也。代。擅。晏然以海曲。一聞人自許。但所患耳根幾跋難陀龍。微音聲如鐘。不能語。二三百步外。不復輿亡趾。雖然。肩相接。咫尺。可以應對。坐觀卧遊。可以樂林泉。弄花箭。願近日俟和煖辰。率爾問訊園亭。以成握手如舊之歡。已拙和一首。別牋錄呈。波及麟公。敢請傳覽。

答山脇東洋

嚮永富生來。美病起。猶未起。動輒伏枕。不得延接晤言。審問近况。遺憾殊甚。後又辱書。欲勉強奉答。而不果。渣滯至今。敢請恕亮。所示臧志并圖。能盡極微。不

啻物格。修辭之才。亦可知也。大氏操觚家。叙事爲難。其於輿服弓劍百器。制爲最難。今夫心肝腎腸亦器也。辟諸筭士。解自鳴鐘。辨輪柱。正繩丸。以紀其度。文典工。物弗備。臧志之爲文也。錯而序。簡而綜。巨纖曲直。一靡愆失。隱然有周官考工之臭焉。可謂奇哉。美嘗讀王莽傳。曰。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揣必有圖有說。以頒天下矣。而班掾闕焉。不載者何也。抑莽亦唯變政令。革官職。佞鬼神。造符瑞之務。不遑及耶。雖然。東漢魏晉而降。歷代人

主不復聞有命鑿官觀五藏如莽也。然則足下觀藏之舉。謂千百歲一人可也。且葬其骸骨。爲文以祭焉。仁人報息之誠。一字一淚。可以使夫游魂甘心于冥漠中矣。又承聞越前人奧村良筑氏善吐法。遣令嗣元侃君就而學其術。術有成乃歸。美竊謂以足下之才之伎。汗與下既得其機。豈有不善吐虜夫汗下者。順吐者逆。順逆之際。不可不慎也。不恥下問。舍已從人。蓋以此。於是乎益信其以古道自任。固匪夫妄立門戶。鈞聲羅利者比。又豫知三法各不踰矩。四方來學者。有升堂入室。而後張長沙之遺澤。雲行雨施。而不絕也。美雖老矣。壯心不灰。一聞藏志之與吐法二者。竝興慨然。嘆曰。有爲哉若人。有爲哉若人。遂勉強奉答者如此。維昔秋暑未銷。爲道自重。

復并楚菴

得九月晦書。就審石菴先生道履安佳。賢契無恙。懷德堂學規不弛。絃誦如湧。麗澤之益良可想也。但承先生弟原藏氏在水府卒于官。先生悲慟殊甚。是可憂耳。往年觀瀾公易箒。今復罹斯凶。謝庭蘭玉凋零。殊盡使老先生碩果獨存。可勝嘆哉。所諭豆州五一新事。大奇。吾友武友梅者。越前福井大賈人。頗識字。

參禪善和歌。少嗜山水。又有陸鴻漸癖。七十一歲夏。齋茶具上富士頂。與從遊數人點茶。自誇以爲古今一奇事矣。而未聞夜卧巖穴者。翁今年六十。宿冰雪窟中。石枕不動。顏如紅玉。真偉人哉。僕少翁三歲。舉體衰憊。登高爲最怯。鑊拐峯一丘埵耳。乃仰企如華岱。往往蒲伏而上。弱骨軟脚。宛然婦女。是白面生不運甕之爲崇。甚可愧也。所還家禮訂本四冊。如數收領。聞賢契嚮閱。昨非菴日纂。聖諭廣訓二書。僕所未曾見。不知異日轉借可得一覽否。示及告寬量小濱公文一首。讀玩再三。足以觀德業之實矣。大抵統禘

子弟飽膏粱。耽絲肉。未嘗學問。及其馭吏臨民。曹不知務。甚者毒人蠹國。如公可不謂火中蓮乎。雖然。微輪氏不得聞道。姚江之學。其所陶鑄。果不誣矣。方今江左儒人。以詞藻名。如南郭金華諸才子。姑置是。振鐸四方。大倡聖學。舍斯人其誰也。昔文中子講道河汾。王魏房杜之曹。達材成德。安知他日東都賢士大夫。明體適用。與寬量公相弟昆者。不出輪門乎。吾儕當拭目而俟。弊邑武學江修敬。執業弗懈。近與僕讀武備志。慨然以鞞畧自任。聰慧兼人。一有伊安致鈴貞文。年未壯。性澹泊。聲利紛華。一無所嗜。譚治道學。

辭令頗彬彬矣。其餘染指鄒魯。稍知收嚮者五六輩。僕割鷄之刀。伎倆止此。誠可一噓。情緒多端。筆下莫罄。歲初寒。千萬自玉。

復荒木生

得十月十八日書并詩。審承箕山之觀谷。簾與紅葉相照。水光雲影。開別世界。較諸予以仲夏遊。徘徊綠樹間。逸興殆十倍。捧誦再四。且羨且妒。徒雙跟覺痒耳。旁有一禪客。揮塵曰。癡呆哉。蛻翁。夫箕山真面目。在瀑布綠滅紅生。紅滅綠生。而三千尺銀河。依然不變。翁已了了。何羨妒之有。予笑而不答。蓋分別思量。

以理消遣者。非實際也。所示詩稿。上論雋不雋。體裁格調。不落王李家窠臼。最可左袒。自今而後。月寄三四幅。是祈拙和一首。別牋錄呈。栗烈日甚。千萬自玉。

答永原曦臺

宜明居士。僕意中人也。每過其廬。輒留歡。不欲遽去。矧又清譚玉露。得賢而益。翻拊掌大噓。至良夜而弗已。想麀川魚龍。爲之起舞。恍乎如聞仙雲寶笙聲也。僕搦管極拙。老腕倍劣。然頻年尚齒。請書者不絕。而賢實逐臭之魁也。疇昔又懇甚。因漫筆以贈。蓋一遊戲耳。三浦氏高沙。邑豪。讀書史。器識頗不凡。家藏奇

錄異典若干焉。又有華人真蹟并法帖。及古今名畫若干軸。試一觀。心目豁然。可以披五里霧也。乃愈觀而愈不厭。惟日爲不足之憾。卽今獻歲孔邇。卯辰月之交。必待煖風霽日。帆海而西。重遊高沙。飲三浦氏宅矣。先期三日。報賢以折簡。卽拉伊藤中根二生以來。更爲幸。僕耄呆。喜迎春如總角時。鶯花千里。彷彿夢寐中矣。豫定茲約。以此。它日所食吾言者。有如麩水。

答竹田公彞

美耄矣。心欲舞而袖短。今春來自戒不敢爲人作隻字。日足下托福田生。需尊翁六十壽詩。辭不允。乃錄呈。蓋不得已耳。不圖頗副盛意。有潤筆之貺也。今又辱尺一。推獎不措。因請全福田生立美門下。餽以腆式。謔嗜學之忱。敢不嘉。所憾者。頽齡違期。願十五年朝不謀夕。且泉之與播。似邇而是遠。亦唯鴻鯉之憑。不得銜杯譚笑。以披肝膽也。師資之名雖存。而其實何益矣。抑劣息鼯。今年三十七。雖不敏。亦有困學磨鈍之志。卽異日與足下麗澤相周旋。安知其不爲他山之一片石哉。今所以抗顏乎函丈而不辭。以此所示壽尊翁詩并序文。據典故。辨道理。詩亦格調差爾。

古雅。况其喜懼交至。祈遐福于無疆。所彌而彪炳如也。豈可與夫。迄今輕薄子。驚按藻忽履祥。比同日語哉。自今而後。交且神不且魄。蘭臭弗渝是念。又承足下與福田生約。以筆春枉駕華門。千萬欣慰。擁篲以埃。雖然。定省之曠。固不可不深慮。而刀圭家技。亦不遑遠遊。不必弗食言可也。歲晏栗烈殊甚。臨書呵筆。草草不一。

復鳴鳳卿

客歲書至。畧及詩事。僕嗜詩而學焉者。未嘗以能詩訓後進也。况抗然與當世搢紳先生竝轡藝圃。折衷

古今乎。以故不敢輒答。淹滯至此。迺又忝惠書。專論詩道。責以必披所蘊。赧然增疑懼。不知所以處之。審來諭語。高而體大。幹旋蓋壤。簸颺帝皇。上溯卿雲南薰。下泊楊柳竹枝。招屈宋于南國。友曹劉于西園。馳騫上下數千歲。使夫奎運與世道相窅隆者。粲在目。中矣。嗟乎。僕復何言。又承足下嘗從南郭服子。聞詩法之要。服子物徂徠高弟。友人自江東來。嘖嘖稱之。曰。學問綜博。有卓識。其詩蓋與桂君彩巘割鴻溝者。後及見唐後詩序。果知其論詩之精。有淵源而不苟矣。足下幸得斯人而游。漱芳咀華。可謂入芝蘭之室。

者嗟乎僕復何言特以足下賢明不自用惟孫友視志是務眷眷乎單庸離疏如僕者義不可緘嘿也僕自少志于有韻之文舍魚取熊得隴望蜀愈遷愈變而愈不止迄近歲乃得稅駕矣請爲足下語之僕十二三時塾師授以眉山涪翁取蒙齋萬里爲藍本視純唐猶弁髦中歲會謁白石源公得聞濟南弇州諸才子之風務爲模擬沾沾自喜未甚如有厭適讀袁中郎食指已動後又得徐文長乃染諸鼎而大悅豁然悟以謂文苑士師心獨立自我創垂當如是安忍向人唾中拾璣乎於是乎奇嶮怪詭變態百出撚髯

揮毫揚揚自得辟諸呂布馬超騎快馬如龍弓弦有霹靂聲八面無人及一旦大夢覺宿醒解乃知爲風雅中一罪人且悔且愧斷以開天爲關七子爲引陽春白雪每奏彌高斗文紫氣每望彌昌季子裘敝猶可改呂虔刀鈍尚可磨寧爲王李取履不敢辭遂使雨血之鷲化爲食椹之柔吻也是不特賴天之靈實源公鞭影爲外道開迷雲也久矣而社中諸彥鉗鎚之力也顧區區家醜雖不可自揚以視高明而駢脅公子犇走曹狄秦楚間十九年櫛風沐雨之所致匪夫據上游以觀望坐享貴富者比也足下謂之何

僕嗜詩而學焉者。未嘗以能詩訓後進也。苟有問而弗措。必以是對。過此以往。徒舌在不可踐也。漢武時。海岱方士如欒大。公孫卿。扼腕大言曰。黃金可成。僊人可致也。而其驗僅見巨人跡耳。當世之言詩者。有類于是。僕不欲與斯輩同轍也。足下思之。

與桂彩巖

美白。美復。鳴鳳。卿書載江東友人言云。南郭服子有才識。其詩蓋與銀臺桂君割鴻溝者。足下覽之。以謂吾有如椽。可以當斬蛇。孰謂彼力拔山乎。鴻溝一言。媚服子而擠我矣。梁生非真知己也。此大不然。東都

髦士之藪。筑壇百尺。以名賢自高。不爲少。而嘗譽服子者。不與他人竝稱。必藉足下聲名。乃服子之價定矣。是在足下宜付一噓。而反屑屑然。恚之者何也。夫君子之於人。也不慘覈。欲揚其善。不欲摘其瑕。人有告之者曰。某孝。其立誠與某相若。某廉。其寡欲與某相若。某善射。可與某耦。某善馭。可與某馳。前所謂某君子所未知。後所謂某君子所已試。以所已試。比所未知者。君子豈有拒而不容乎。美欽服。足下之詞。執久矣。而友人說服子者。欲使美發信而不疑。則勢不得不與足下比也。美雖污不至逆詐。人既褒而伯之。

我烏得敢貶而子男焉哉。且鳳卿告美以服子詩法。其為說大抵爾雅度詩雖或不工亦不復不知而妄作者匹矣。然則彼於足下亦類也。豈如毛嬙倭傀不與同宮而坐哉。美姑錄傳聞不為足下恥也是已。段令彼與足下玉石判然果非等倫言之者固為不知類受之者不足以為累也。楊朱墨翟類也而賈誼以仲尼竝稱相如子雲類也而韓愈以孟軻竝稱雖古通儒若二子者不免亂類之譏而仲尼孟軻之道未嘗以是有所損也。今足下錦心繡腸之氣萃而縉雲渙而青霞鬱乎環其旁不問知為仙里也。既如是矣則夫無目者以非其人竝稱雖庸材凡品出服子下萬萬亦何患。況於服子乎。翟山雞羽蟲之斐者自謂鳳而人亦鳳之。鳳聞之恚甚。竹實不下咽三日。斥鷃過其棲而笑曰。鳳鳳吾鳳而已矣。奚以校為鳳大慙。足下於江左諸才子。汜為鳳鳥也。美竊恐其為斥鷃所笑。是以敢告。苟所媚翟山雞而為之辭者。有如赤水。

答伊藤環夫

嚮辱書。審承足下患夙喪所恃。不得家庭之訓。旦夕惟武事之習。文學不能成。又慮既托函丈于不佞美。

則修辭居業少有所進也。詞意懇篤，足下方寸之地，瞭然在目。中矣。師資契視，一日猶千日。請盡言以喻之。夫學貴知時，苟不知時，則夏之裘，冬之葛，雖有善畜，徒勞而已矣。方今大東建國，上自霸朝，下至小大藩主，其餘軍士大夫陪隸，靡一非介冑也。生乎斯邦而業詩書者，欲寬衣博帶，恂恂乎如齊魯諸生得乎？且武事必待手足而後動，不及膂力彊盛而習焉，則不能適用也。足下初年之務，右武而左文者，勢不得不然也。胡以悔咎為美？少有俠氣，從真里谷某學劍三歲，不成，其它技藝無一所能，良可愧己。男邦鼐幼嗜武，與足下相猶。馭赤菟，撚錢槍，揚揚自喜。又從邑武學總貫卿講閫外事，實儼然武人也。及弱冠，乃折節讀書，親燈檠，僅十五年。今焉不佞，退老代匱坐臯，以繼吾業。豚犬之子，恒為豚犬，固不足為高明道。而武一變，至乎文之機，亦可以觀矣。且鼐也，與永原生同庚，而足下春秋頗富，尚以才敏志銳，段使然犀，六菟之淵，種羊百家之田，何患力不足乎？抑亦沙弗披金，不可揀，斧弗磨鍼，不可成。顧在所自立，何如耳。冀熟思之。

復山脇東洋

五年前賜竹塹盃。寵玩久之。今又惠新製并納管簞。瑩色綴膚。宛然圭璧。田舍翁何幸。暴富煙具至如此。貴稿一弓。纂組成文。比舊作益有佳致。老呆不敢陽秋。姑評一二以答盛教。亦唯不副藻思。是懼別箋懇以足下五十壽序。是所當固辭。而不欲固辭也。蓋頻年東西。碩考歸夜壑者相繼。而不佞獨以樗散免。狗馬之齒八十三。不工於文。而工於壽。亦一福也。區區之志。願獻茲福以代飾鳩。則雖不文。不可以不序也。且承華誕在秋九月十八日。閏春長夏悠悠。日月足以探枯腸而結構焉。爾胡以曳白爲。豫想東山宴會之辰。白雲紅葉。鳳城秋色。臨琥珀杯。絲竹駢羅。洋洋乎滿堂哉。所恨蒹葭路阻。不得陪末筵。覩盛事耳。某氏之子歸。具告耳。提面命循循。善誘狀。雀躍殊甚。敢不恭謝。聞臂痛既得痊。造物者必護匙與筆之靈。不使太陽神。不如意也。春寒未盡。千萬自愛。

答荒木生

高和并近稿數首。非唐非宋明。亦唐亦宋明。隱然有錢謙益李笠翁趣味。果承近日染指於清詩選也。揣賢心目洒落。不靠唐宋明。故一觸清詩。輒能徹了。辟如月臨澄潭。絲髮無碍。可謂痛快哉。雖然。曼乙爲新

緣所惹。流蕩忘反。則與夫剽竊王李者同一地獄。非轉法華手也。喪耦之悲。雖漆園不得不一慨然。況於吾曹乎。嚮所呈悼內五絕。情之攸鍾。聊代鼓盆耳。不圖賢亦為老夫有泫然之感也。交淺而情深。比諸白頭如新者。殆天淵矣。高砂魚崎。距赤石七里而近。枕蒼海帶青山。怪松竒石。箇箇驚人。且砂有三浦。迂齋嗜讀書。秘錄如阜。崎有高谷尚善。最耽詩藻。頗爾雅。二子待僕若待父兄然。其餘諸生。載酒問竒者不絕。茲遊也。蓋亦憂服中之護艸哉。十五夕席上作三首。又別箋寫呈。想風騷社不乏人。請聚首傳覽。莫吝批評為幸。

復某生代鑿人今井生

記賢小時了了。既卜匪篠駮隊中物矣。今眎來簡詞。意卓絕。果才士也。僕資稟謏陋。尚以食技不遑閒坐。几案堆塵矣。抑賴天之靈。誦法黃岐。折肱不翅三垣。一方彷彿。在烟霧中。是為幸耳。僕竊謂鑿之為道。其機不必讀書。不必不讀書。診脉之與察色。手眼俱熟。如啞子喫瓜。甘苦自知。而不可言也。賢吾黨也。其於文學也。儒而不足。鑿而有餘。自今而後。以司命為專業。研究弗措。倘有所疑。而來問焉。則僕學雖空疎。數

十年蠶測之工。一旦爲賢叩而竭焉。毫無所吝也。餘期面晤。

答山脇東洋

采雲飄然。不期新雁而來。披緘承賢父子雙璧無恙。掃殘敲惹清風。不異招涼珠。恭喜恭喜。僕本不解飲。近今時。醕小盞。以佐養老。不圖神交千里。辱賜春曙一樽也。其味擬諸人。則溫醇非贗道學。風流非凡蕩子。可謂敝社第一品哉。抑所恨七年前。視麴蘖如蕃客。御室午花。嗟峨夕雨。徒舖啜辜負。好紅友。爲竹林履奚笑耳。

答中井竹山

曩辱翰示并詩。詩既奉和。錄呈。翰當併答。老懶且苦熱。文思殆涸。窒滯至今。謝謝。近世東西。諸碩彥相繼沒。而僕狗馬之齡八十六。殘喘無恙。赤石上與京阪鄰。下通三備二豐。懇以序記銘贊。強索酬和者。不爲少。劣男鼯也。乃纂拙稿。付副氏。以故虛名箕斗。所以益噪四方。以此方。今足下盛推譽僕。爲後進領袖。是何可當也。是何可當也。雖然。僕與尊大人交四十年。學固有合不合。而不苟合。而無復隙末。足下之戀戀乎。枉臨。草圭退而獎揚弗已者。無佗焉。在於執父執

不敢億聲聞過情與否而已。蓋足下之意，卽尊大人之意也。豈不可不忻然喜乎。昔韓昌黎聞譽其文，則憂笑之則喜，而僕今以憂爲喜，何其釋呆如是之甚也。夫春去秋盡，園林凋零，除橙黃橘綠外，寥亾氣色，當是昔有海紅朶兩三枝，冒霜一開，韻人見而譽之曰：美哉花也，可以佐下酒矣。想爲花神者聞之，當喜而不寐。僕雖老，亦菟苑中小海紅也。幸而得譽於賢父子，則不可以不雀躍也。何必媿汗浹背乎。又承足下未嘗從大宗匠參詩，而自悟極惡。夫近人瞽首明，蹂躪宋剽竊七才，抹丹紫青，揚揚乎自稱學唐者，可

謂卓識哉。敢不敬服。僕詩忻厭無恒，筏岸乎諸名家。遂右徐袁左鍾譚，而猶尚不安。偶觀余澹心尺牘，有云：大氏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卽供奉少陵，亦不拾其牙後慧。况餘子乎。嗟嗟澹心，吾師也。原自己之性情，而不摹古人守古人之格律，而擅自己，乃可以爲詩矣。足下盛年英氣，夙悟出群，其敏或可及也。其決則不可及也。是道不特詩於文亦然。研窮章篇字句，并助語五法，而有得，則意胎趣氣生，文又生文，變態異狀，自肺腑中流出，如泉湧雲蜚。昌黎所謂務去陳言者，不學而成矣。足下豫知

宣聖贊者必謹書之。未嘗自撰一字也。今茲春門生永原伴負荐請弗已。美迺告其所。曰不敢贊之義。遂書中庸原文。曰授焉。蓋感麟則曰于嗟足矣。負也。念茲。憲曆四年甲戌秋八月。梁田邦美八十三歲。齊浴再拜謹書。

家言示書寫法華者

予母森氏少識字。中歲摘聞內外典大義。最信日蓮師之教。事佛甚虔。貞享初。谷中日遼上人解行冠山東。予年甫十四。從母見上人。問焉曰。法華經中有受持讀誦書寫此經之文。其言若別有一部法華經者。

今焉觀夫讀誦書寫法華。則讀誦書寫其所謂讀誦書寫之文。以為讀誦書寫法華。若不與本文相似。然也。何居。上人乃熟視予面。嘆曰。夙慧哉。吾徒講學十數年。憤悱或不及焉。善女人果生寧馨兒。我今故不答。異日必有自得矣。當是時。予就諸老先生習詞藝。研班馬。未嘗為大雄氏之學。及稍長。執鞭洛閩。治四子暨詩易。又讀新建遺書。溯而質諸金谿。出入柱下漆園。亦未嘗為大雄氏之學焉。雖然。每課業之間。昔所謂此經者。不得不往來于思。曰如之何。如之何矣。而不能渙然冰釋也。壯歲學禪。參勝林中。華公退而

觀園悟大慧諸錄。揮塵間。殆天花亂墜。而吾不肯我也。享保癸亥夏。爲赤石侯所辟。坐臯鄉校。有餘力。則繹佛說及論師之義。又與平安靈空公通尺牘。問西方直指。於是乎昔所謂此經者。愈不得不往來于思。曰如之何。如之何矣。而亦不能渙然冰釋也。一日晨興。散步中庭。維昔季秋。藍天澄朗。梧葉露清。低徊久之。忽焉有所省。乃忻然獨語曰。嗟嗟四十年。吠聲不眠形。此經果在茲矣。蓋文字卽心。心卽文字。惡有舍現前介爾之心。而求妙法蓮華經者乎哉。受持者受持之也。讀誦者讀誦之也。書寫者書寫之也。未得而

酥酪醍醐。一盃鳩毒。旣得而之乎者也。滿地黃金。要之讀誦書寫。非口非手。亦口亦手。靡往而不受持也。其旨微矣。古德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今而知遼上人之故。不答。乃所以答焉。而其接人之機。教而禪。禪而教。法爾無二也。近道侶某。有發願書寫法華者。語人曰。異哉。梁居士之說法也。果若是矣。則口不誦一言。手不寫一畫。噦噫欠伸。皆讀誦書寫也。何以貝多成軸。譯師舌不焦。爲予聞之曰。否。彼居恒計心理也。經事也。理高而事卑。理深而事淺。故億居士爲貴。理而賤事。事理一致。原無卑高淺深。旣理矣。欲廢事得

乎。若夫皇王理僿皂事。以豁空爲真悟者。非撥無因果而何。斯曹也。竹椅蒲團。棒喝之威。尚可忍也。卽入世間。現宰官身。禮樂崩壞。刑政濫弛。田野變莽。蒼獍格食人民。邦家之亂。不旋踵而生矣。吾不爲也。亡何書寫法華者。服斯言。輒歡喜而來。合掌曰。敢不承教。

藏書說

髡而畜擲。有璫瑁黃金之賁。而無所施也。固陋而畜載籍者亦然。牙籤錦帶。軸累萬車。溢五而沒世。無所用也。故學貴通。通在習文辭。習文辭不孰。則其讀書也。亡論艱深。雖平易或不可句焉。頭岑岑而喟。豈不

哀哉。夫文者所以紀言也。苟不得於言。則文不成。今夫山谷窮氓之子。僮于都邑。其初來也。夷面烏舌。不可與共言。居三五歲。目識器耳辨名。便便言。條理不紊。我旣知言矣。則於人之言。亦能知而傳之。蓋習慣之孰也。凡六藝諸子九流。皆古之言也。誦而思。思而摹。習慣愈久而愈不厭。然後聖賢之所訓道。蓋臣詰人之所獻替。兵法刑名星曆方伎之所論辨。而取舍皆盡。渙釋若自我口出。天地人之道。靡言不通。此之謂大通也。然而儒有寒微乏書。假諸人以自騰。日課五十紙。不登弗措者。儒有客作不求其價。願得主人

書徧讀之者斯曹也。古糟糠之士有文辭而無書。以人有爲己有而不失焉。今也有財而畜載籍。乃束高閣。以食蠹魚者。獨何與。射未能而弧矢鞞。擯而華之。馭未善而驂驪騏駟。肥于廐。鞍策銜轡充乎庫。蓋有財而游於藝者。其勢然也。於學乎奚尤。抑乏書且尚有成。書旣富矣。而能習文辭。以致其力。則多多益辦。無所底止。辟諸庸而翼賁育。而矛戟其倍窮士千也。是不翅天錫以福。寔錫以智焉爾。豈非有幸哉。泉之界有賈人曰友箭懋績氏。爲人愿而敏。少嗜學。喜畜異書。不問心目之及不及。有輒購之。故其藏雖博。士家不讓焉。懋績與春日寺主僧大幻師交。聞其嘗從余學文。乃欲爲紹介立門下。而以路阻且善病。不果。今茲夏五月。托幻師恭行束脩。固請承教。余懼其或矜富書而怠於文。作藏書說以喻之。

贊文文山真蹟文

京洛三井氏嘗得信國公文天祥真蹟。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八字。相傳爲家珍云。夫防意守口二箴。固學究之腐譚。世有厭聞者矣。信國公識之與膽。其力大過人。而若拳拳服膺乎斯者。何居。初公爲江西提刑。性豪華。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奉勤王。詔率兵入衛。

乃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爲軍費。每語及時事。輒嘆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奮。蓋公之大賢。尚有所累其德。而動心忍性。能自克治也。如此。安知其非日觀二箴。以自警焉耶。當是時。使留夢炎。陳宜中。等數人。閑邪脩辭。慨然與公同志協力。以衛社稷。則需血出穴。興復宋祚。或可以庶幾也。惜夫。嗟乎。公之膽識。魁壘之士。尚可企也。其動心忍性。能自克治。不可及也。邦美雖愚。魯景仰懿德久矣。今也不得覽其真蹟。而拜焉之憾。姑因箴文以贊之。且箴世之厭聞而不能內自訟者。

贊六畫竹文

古今竹多名畫。而未嘗聞分其象而六焉者也。畫譜有雨風露之法。而未嘗聞尚以三而后益斐然也。六竹出於一手者。蓋有之矣。而未嘗聞六手各畫一竹。而相爲經緯也。可謂竹中之寶墨哉。夫竹之變態。員不可以囿焉。而斯畫也。若囿焉以六。然何居。蓋物因竟。竟因時。時與竟會。然後其變罔極。今夫崖圃塢逕。竹之竟也。雲以幬之。風以盪之。雨以滌之。露以膏之。竹之時也。故其員立于六。蔓乎十。而流乎百千。屢遷而屢竒。乃姑象之以六。以貫天下之竹焉。爾。畫主江

田子潮氏浪華賈人少識字從富春叟先生學詩瀟
洒有趣邂逅其人高於詩及觀畫軸而竹不遠人
矣每卷舒清風玉露飄揚几席市井牙籌之氣杳然
不知其所之君子竹歟君子人也

文柄贈桂彩巖

物徂徠老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
右手室鳩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鬪心也宅觀
瀾豎幟駿臺堂堂正正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
飲馬矣不幸星隕可勝嘆哉餘子皆輟亂旗靡不能
自振其間雖有慧童黠兒以項橐甘羅自負如靜齋

川氏亦蒲梢子丹穴雛耳背蹄無力羽毛無彩未足
道當此之時江左文章無敢司柄人置一喙家出一
機膠乎經禮則腐而不圓蠱乎詭異則軼而不匡學
象昏者其弊也俗善驪偶者其弊也弱腐與軼相鬪
俗與弱相驩其勢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乎不知其攸
嚮也嗚呼亦厄矣桂君彩巖幼詠鳳長益鮮儷其為
人寬而嚴故其為文也藹然祖廬陵森然沛然宗昌
黎南豐參以大蘓不必八家不必不八家其法本拿
州濟南而其心欲青于藍者天申命之以別才其思
若泉又若雲之龍從彭瀛而為雨辭若綺又若梗柎

豫章之有莖葉條椹而愈分而愈不紊也。顧君少不
佞十數歲。漆其髮紅玉其頰。鬱勃有壯氣。尚之以目
之神。與腕之靈也。若是。它日必擅才名於海內。司江
左之文柄。而一變焉者。舍斯其誰哉。夫柄者柄也。柄
者霸也。文章之有柄。猶霸業之有柄也。人棄我收。人
予我奪。天下皆南轅。我獨北。天下皆麟麟之非麟。我
獨鹿豕之立千仞之上。視千仞之底。其腐者滌而革
之。軼者矩而董之。俗者鑄諸雅弱。者矯諸強。使四方
操觚士咸膝行。閭閻不敢抗。甘其擯。楚不以爲恥也。
夫若此。然後可以掌其柄而霸諸子矣。雖然。霸必行

以仁義。文豈外仁義而行哉。莊周列禦寇。宇宙畸人。
其說率糠粃堯舜。皂隸姬孔小仁義而不肯爲者。
然其玄之所以玄焉。則不能出仁義之郭。而特立也。
故御風之冷然也。亦旬有五日而反。既反矣。則不得
不履地。既履矣。則不得不近人。故其語人情世道。皆
津津有味也。然則士君子誦六藝冠百家者。其立言
也可知矣。夫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其盟載必曰。毋
以妾爲妻。觀兵於楚。而其辭令必曰。包茅不入。王祭
無縮酒。是夷吾所以治于高俣。衣裳所以嚴于兵車
也。而文人之霸於文。亦爾。蓋天下古今。才子有二癖。

一曰花街。二曰梨園。欲博過從之樂副焉。然而及其修辭也。壽人老。必言栽培敦厯。餞人行。必言莅官以廉不苟。居銘盤盂百器械。必式誌人墓錄。人行狀。必道文論邦國治忽。小紀山川之勝。花卉之美。其結構藻繪焉者。亦咸假仁義而貴焉耳。夫假仁義而貴焉。且足以服衆。況信由中乎。吾故曰。仁義柄之本。握其本。而後文之霸。可以成矣。君固江左第一才子。又能謹三尺。吾不知其有二癖與否。又不知其有欲博過從之樂與否。所深知者。才而已。有其才。而不得其柄。有其柄。而不得其本。可乎。諺有之曰。訓瞿曇以心經。

瞿曇果真瞿曇。雖百聞之不厭也。故縷縷乎曰。仁義也。弗已。以君之量。或不爽於不佞之言。采而庸之。苟能得其文柄。以主乎盟。則赤石雖海陬。亦將謹命上卿子墨氏。千里聘賀。賂之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也。

題寸長菴文

度有尺寸。而無尺寸。寸有所長。則寸亦尺也。故禮祭天特牲。何以大牢為推之。而其義可入神矣。

永原生字說

吾門永原生。名真。請命之字。予嘗讀元史類編文翰傳。曰。揚真字煥然。生之夕。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

一神人授之以筆。其父謂文明之象。因名曰與。夫與
煥也。煥明也。萬物之明莫大於陽。若也。神人蓋奎壁之
精也。圓其夢為文明。不亦宜乎。方今永原生與之同
名。既有觀光之兆。因字曰曦臺。言晨曦臨臺。乃登焉
而仰其明也。在易晉離上坤下。其象曰日出地上。晉
君子曰昭其真。蓋旭輪輾溟。忽焉昇三竿矣。則義馭
攸至。駢駢乎弗止也。人心之德之明發乎天。臨乎物。
情氣不能絀。大欲不能節。赫烜焉。未嘗須臾息者。亦
如是。故君子則而務之。雖然。文息之門也。孝弟忠信
之道與夫禮樂刑政。凡所以經邦之法。布在方策。不

能文以博我。則孳孳焉欲入息得乎。文之教亦大矣
哉。顧其為文。倭之與漢。東西异音。讀法彼以直下。此
以迴環。且字義必象胥而後通。又有焉哉乎也。呂楔
其要。心可揣而口不可誦也。倭人之學。較諸漢人。其
難豈啻十倍。故學者必以文辭為急務。而詩又文之
梯也。詩小成而尺牘。尺牘寢成而序記辨論。遂馴致
於不朽之域。久之換東骨於西胎。然後可以讀天下
書。闢古聖賢之微言矣。否則文尚不可入。而况於真
乎。真乎其材。雖不能與揚氏爭光。亦唯賴大陽之靈
以接其武。使一神人許授如椽。文明斯德明是所。

名字高谷氏子說

高谷生尚善之子。年甫十一。穎悟不凡。讀書學爲詩。生乃使其爲予門人。且請命之名字。予謂未成童而字焉。非禮也。雖然。本邦有名而無字。惟儒林臨文。乃具名暨字。彼稱我必以字行。二者固異乎俗士大夫之式矣。則字不俟弱冠可乎。於是乎名之以壽星。字之以菊人。蓋祝無疆之慶也。案禮典瑞志。秋分享壽星于南郊。又黃帝占壽星色黃。見則人主壽。云云。九日登高飲菊。以辟災。南陽民得菊泉。以壽寧。皆可。以爲菊人矣。命以星與鞠者。以此。或曰古君子之命

名字也。率以警德行。期聲譽爲主。而又有寓箴規於祝慶者矣。今焉吾子乃無所警戒。期望惟其保永年之祈。何居。予曰善。如爾之問也。吾不敢徵於古君子。而自道以徵之。夫學。曰博文爲業。苟文不博。則欲約之。曰禮得乎。予幼賴父兄。頗畜圖史。少事故。加納侯。居僅十載。曰病去。乃僑江左。簞瓢陋巷。餬于筆舌。十數年。其間屢罹延燒。疇冊不遺。晚而宦赤石。捐升斗。購書。既而會吾門。浪華坂。倉某。界府友。箭某。不吝有奇編秘錄。以借於我。乃讀而思。思而辨。經解辭章。稍漸盤干。今茲八十有四歲。目炯炯不減少壯時。讀

一日輒有十日之益矣。豈非得壽之一大幸哉。高谷
生世鑿而農家資不匱。嘗從東涯先生學。最嗜詞藻。
其藏書既有若干筭。而惠之車。鄴之架。可企而及也。
當是時。星也。春秋大富。如呂頴悟不凡。又能夙夜趨
其庭。受其訓。又能出於吾藍而潤色焉。又能得其壽。
體克而神王十倍。予則文禮益相為用。而息行益修。
聲譽益發揚于四方。使人曰。播陽有一文星者。果可
俟也。

氏家生號矯鶴說

取諸矯鶴出塵如雲中鶴

氏家生塵中人。而飄然有塵外趣。自號曰矯鶴者。以

此可謂清品哉。雖然。結巾未解。貪嗔叵消。苟有戀稻
梁而爭南畝。則為雞羣笑必也。戒旃。

氏家生別號一如說

取諸夢覺一如

大雄夢金鼓。高宗夢傳說。覺之又覺。爛電炤大千界
矣。顧斯地也。雖法器出羣。如大慧而圓悟未肯。輒印
可焉。難矣哉。氏家生問余別號。談及此。因命以一如
云。

讀汪鈍翁跋素問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大承氣
症。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無益於病爾。羅景倫

玉露引舜罪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論之。以為名言也。雖然。時有先後。勢有緩急。必能審時與勢而處焉。乃可以下大承氣湯也。否則危矣。東漢季。何進謀闖人。禍不旋踵。王允戮董卓。亦不念姑。調理以鎮之。果致。催汜之亂。火德之元氣幾燼矣。是其一證也。然則調。停回護。用四君子。亦未必為庸碌也。汪鈍翁跋素問。辯不翅宜洩寒涼之劑。亦須溫補。其結語所謂豈惟。鑿哉者。意蓋在茲矣。凡大臣診國脈。憂民瘼者。不可不知也。

論語解

學而章

學謂讀書精義體之於身也。凡論語中

所謂學者。雖有偏全高下。而靡一不關於讀書也。朱注。乃推其原。自復性說來。乍見若不必讀書者矣。其實後覺效先覺一句內。既有其意。但含蓄不露耳。夫。滕文公馳馬試劍。未嘗學問。一聞性善之旨。忽焉覺悟。遂行三年。喪陸象山先生十一歲。觀宇宙二字。輒大悟云。東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西海有聖人出。亦此心此理。南北海亦復如是。遂以六經為我注脚。斯二賢者。千古豪杰。不可呂常律論也。其它雖孔門七十子。必以通六藝為先。無復舍文學而入德行者矣。

蛟巖集後編卷之八

故書說命云。學於古訓。易文言云。學以聚之。蓋古訓即載道之文。而不博於文。則不能聚也。前輩既論之矣。今不復贅。朱子乃以爲學之全體言。使人知其所歸趣焉。不必反觀內炤。以復性爲劈頭下手處也。或曰。二十篇中諸弟子所問。及六藝文義者。子夏素以爲絢。子張諒陰三年而已。由是觀之。聖門貴踐履。且讀書爲第二義者可知也。愚謂不然。詩書執禮。夫子所雅言。度函丈間。字字句句。每有疑必問。但禮後乎。可以觀忠信之實。諒陰任冢宰。鎮國家所關係極大。故特載之。尔其問仁。問孝。問君子。問成人者。亦皆

平日讀書體之於身。有自肯與未敢信。而後問之。否則空空如之鄙夫耳。非學人也。袁了凡云。朱注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此語不然。孔子道高德博。被於千里之外。故三千之徒。自遠方來。而鄉人不識。乃曰。吾東家丘。蓋遠方之聞聽最公。故聲氣應求。山川難阻。而鄉黨局於所見。或多疑之。正不必說近者。此解極是。愚亦十數年前。有此新見。未敢遽語人。後及見了凡氏說。虎竹合符。可謂寔獲我心哉。因謂目今止論操觚家。雖一執一能之士。其品既入蔗境。則必有聲氣應求千里咫尺者矣。况於道學乎。且明來

之樂不拘多少。段令。夫子之門。除顏曾冉閔外。僅有二三同志。自遠方來。相視微笑。忻然莫逆。何必待三千而後為樂乎。舊注以善及人。信從者眾。故樂。此說疑不然。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達固在天。而不與焉。獨與兼乃在我。而於善無加損。故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獨且有樂。況於二三同志。自遠方來乎。必以信從者眾為樂。則人不知而不愠之成德。恐不可保也。人對明言。明為同志。人謂眾人。自王侯迄士大夫。不與我同志於學者。皆眾人也。其人不知本無可愠。辟如瞽者之斤。

西施為無鹽。雖百口毀之。於我無少減。何愠之有。苟有一念鬱悶。泓面微波。則粉黛濃妝。非真美人也。色莊邊幅。非真君子也。湖南講云。不亦者。謂世人

所悅所樂之事。非一情欲嗜好。多方去討快活。若此學習與朋來。不亦是悅樂的麼。不亦字乎。字含決意於疑詞。不一直說定。正要待人自去想像。君子亦以不亦言者。別處君子。都論到功夫造詣。費盡苦心。此只就不愠看來。一味快活。也是箇君子了。三不亦語。氣似淡實濃。似寬實緊。有手舞足蹈。口不能狀之妙。愚按。不亦乎三字。諸解只做指點詞。其實說不得。惟

湖南之測最有味。朱注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矣。恐不
 巧言令色章。然以約失之者鮮矣。亦雖單言不帶絕無之意。此章
 亦只訓少可也。朱子以心德言。故有此說。湖南講云。
 巧言令色。且莫甚說壞。方與鮮字有味。巧言者。談言
 微中。可以解紛。口頭說得巧妙。令色者。滿面和風。藹
 然可掬。其色最為令善。這樣人待人十分親愛。有似
 乎仁。然外邊心覺熱鬧。多是在皮面上。揶揄未必能
 心內一體相關。故曰鮮矣。仁鮮訓少。蓋從言色上揣
 其心事而疑之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二吾字可玩。凡師之所誨友

之所輔。耳提面命。雖至懇篤。其力導諸正路。爾履其
 正路而不違者。非慎獨自脩則不能也。故曰吾省吾
 四書忠告云。三再三也。猶三復三思三讓之謂。非指
 下文三言也。愚謂此說非也。君子三戒九思。皆以其
 件數言。三乎字。即其證也。

慎終追遠章。車若水曰。集注云。終者人之所易
 忽。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親終之時。
 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
 不到。炤管不及矣。須加謹無一毫可悔。此謂慎終。

子游問孝章。四書說叢云。或以犬馬比父母為

疑。朱子曰。此深戒之言。特以尊卑殊絕之甚者明之。

吾與回言終日章。朱子云。顏子於聖人所爭只

一釐。故夫子指點它。便與它相湊。所以嘿識心融不

須再問也。消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

如何發得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益

體膚。

攻異端章。朱注。攻治也。引治金石之工曰攻。為

證。謂治其學術。不可為槩。非古言也。但謂揚墨滿老

為異端。恐非本旨。春秋時。佛教未入中國。唯有三

其說未著。揚墨至。戰國為最甚。此所謂異端。蓋指吾

儒賢知之過乎中者言。中庸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

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隱怪。即異端。索行。即攻也。夫飢

而食。渴而飲。暑而葛。寒而裘。當哭而哭。當歌而歌。君

仁臣敬。父慈子孝。平平常常。與鳶飛魚躍一般。正是

無聲無臭之本體。頭頭顯露。命之曰中庸。然賢智反

為才力所累。不能悟了。無聲無臭。而尚網于錦。乃貴

苟難。不屑平常。遂至索隱僻行怪異。自以為得也。故

如樊遲原壤。子桑戶。既有許行。莊周。列禦寇之風。雖

曾點琴張。殆不免焉。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蓋深

說苑集後編卷之八

戒賢智之過者。非聖學外別有異端而治之也。蓋
王孫賈章。管子東溟曰。獲罪於天。二語從媚奧竈
說來。則此天明指上帝為百神之主。享福善禍淫之
柄者也。奧竈其能違諸使天而可以理訓。則奧竈亦
可以理訓矣。燔柴之饗。不亦虛乎。宋儒病二氏因果
之說為不經。乃併虞書肆類於上帝。與周書后稷文
王所配之天與上帝而俱幻視之。雖其德行仰不愧
天。而其流能使君子中人亦如小人之不知天命而
不畏。因而狎大人侮聖言。以為固然。弊亦不細。此非
闕疑慎言之道也。

儀封人章。邢疏曰。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
體以金為之。明古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
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
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此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者。所以振文教是也。
朝聞道章。說叢云。曰可矣。見死猶可。有何不可
乎。語自平實。今人說玄說妙。則夫子一老瞿曇矣。
朝聞道可以死。彼未聞道者。其可死乎。古今可以死
者。蓋亦寡矣。愚按朱子語類云。聖人深言道之不
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

道雖長生亦何爲。便自明白。又云。此聞非以聽人之說爲聞。聞道則無往不可。故雖死可也。沈氏之說。蓋本於此。然聞道之聞。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聞。謂十分悟了。徹頭徹尾也。以故後學嗜參禪者。見此章說玄說妙。亦不必怪矣。其極至湖南講。則測道字云。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爲存亡者。非謂事理之當然也。是專以宗風譚玄妙。果視宣聖猶世尊矣。且本性以體言。道以用言。除事理當然外。無復所謂本性者也。岐而二之。反墮支離。葛氏之說。蓋泥著死字。重出離生死的一邊。恐非本者。

一以貫之章。道字自有萬事。故曰。一以貫之。朱注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八字得之。蓋夫子之意。始不秘忠恕而故爲瘦語矣。曾子之亦唯會一貫。始不換一貫以忠恕也。但中人已下。學資未足者。不可以遽語上也。以故答門人之問。則就學人著實下手處。言其實中心卽是渾然一理。如心卽是泛應曲當。所謂可以終身行者。果在茲矣。故曰而已矣。以爲極則。程子乃分天地聖人學者。立忠恕三科。以見一貫與忠恕本來無二也。可謂有味哉。後儒駁程說爲支離者。非也。

子使漆雕開仕章。朱注斯指此理言極是。如知之好之樂之鑽之仰之等之字皆無所指而有所指。此所謂斯亦與之字一般。猶後世禪家曰這個也。蓋此理卽性與天道也。函丈麗澤之間。凡論辯問答其所歸趣者無往而非性天之理也。故曰斯則慣以爲常。可謂聖門之家言哉。一說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卽指仕言。愚謂此說恐嫌于禪而言其意甚淺。與子說不相應。不可從。

宰予晝寢章。愚謂宰予晝寢不翅一日。昨寢而今寢。或隔三五日而又寢。其怠慢如可謂癡者。故

夫子痛責之。若夫氣疲體倦。偶尔高枕。亦燕居之游息耳。何責之有。

先君子治經也。祖古注疏而不倭于古注疏。崇洛閩而不偏于洛閩。或從或否。旁於陸王及吾東方諸先賢之說亦然。要顧脩己安民有益于邦家如何而已。其間猶且參互剔抉而獨見發揮。亦不爲不夥矣。乃欲揭其樞要著論語解三卷。己丑春末起端而未竟。秋七月易篲。以故脫稿者。自學而迄里仁。僅十有三章。崑山片玉。桂林一枝。不足以觀先君子經業之全也。惜夫。雖

論語集注後編卷之八

然精神所注。手澤所存。供蠹魚不之忍。乃謹錄以附雜著之末云。邦彙謹識。

題跋

題汪鈍翁皇清詩選序後

詩人王侯唐興。僅皂隸宋實。自萬曆諸才子始。輒近本邦學詩者。亾論黃吻生。雖名家碩彥。率以摹擬七才爲上策。其弊或陷剽竊。而不知恥焉。甚矣流俗之靡也。汪鈍翁論唐之初盛中晚。不可以四焉。而遂及唐宋之不可以二焉。譬喻曲折。大有益乎學詩者矣。予嘗讀鈍翁類藁。不載此序。蓋藁既上梓之後也。集

中論詩之旨。淵微典實。本於發情止義。而其所自作。亦皆不套不硬。靈朴彬彬。無復片言剽竊之累也。且不特有韻之文。辨近世所謂古文辭者。非韓柳歐蘇古大家之法也。審矣。又著擬明史二十四卷。世貞攀龍乃無傳。而惟歸有光入儒林。其傳云。是時王世貞。以辭章名。傾動海內。有光獨嘆曰。今之文難言矣。未嘗知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用以詆誹前賢。意蓋指世貞也。其後世貞聞之。亦媿服焉。於是乎知鈍翁之於文。亦其卓識有所據。不爲妄庸人所欺也。方今東方操觚家。號爲古學。不

晉宋後書其高者造語艱晦。澁疊如期。卑者以措不啻于下為竒古。吁亦怪矣。予既鑒定茲編。欲使觀者知鈍翁之意也。故載原序於右。而語其詩學也如此。因并及文云。

題大石大高二子書後

人家製屏風。率以故紙糊其骨。暗簿廢牘。逞逞在焉。嚮赤穗人某。買一敝屏。欲更新之。剝而熟視。本邑義士之所手筆。姓名儼然者十五六。乃驚喜。秘諸巾笥。不敢輕與人。赤石盤田中生玄安。聞而懇請。得大石良雄氏大高忠雄氏二書。因裝飾為一。弓問余題跋。

余嘗贊義士者數。忠烈之操。皜皜乎不可尚已。今復何言。揚子雲有云。書心畫也。心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蓋心穢而字清。心俗而字雅者。偽也。非天也。人尚可欺也。鬼神不可欺也。朱子少學曹操帖。劉共父方學顏真卿帖。共父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之所學者。漢之篡賊。朱子默然以答。嗟乎。忠臣之與篡賊。淑慝混乎墨蹟久矣。一旦聞其說。輒默然慙媿。鬼神攸監。可不謂嚴乎。今夫四十七士之於書。未嘗聞一有以筆法鳴者也。而人獲其隻字。則珍藏之若拱璧。然無佗焉。寶其心畫而已矣。近世東人如木下長嘯。

不能枕阪壘死。奔竄京洛。以偽隱自高。雖有翰墨。美材亦不足觀已。為長嘯者。即能立四十七義之志。血戰致命。忠聲震海內。不在真田木村下。然後可以寶其遺芳矣。於是乎益信亡論善書與不。心畫一形。而千古不可掩也。

要體公年譜跋

先君要體公年譜一卷。自初度至而立。今泉利助幸一嘗艸之。幸一歿。無復繼者。寬保壬戌春。使關一學利長命臣邦美曰。撰年譜三十一歲以後。且舊本誤缺。宜刪補焉。其事則奉朝請。列扈從。助徭役。禦火災之類。其文則方言通俗。不尚修飾。要使人易知也。乃據近習日記。考訂編次。遂至六十六歲請老而止。居此何公捐館舍。於是乎絕筆云。臣梁田才右衛門邦美謹跋。

題寫蕪長公李杜贊後

畫主藤岡謙光氏。懇余以贊。語李杜詩之日月也。劣才如吾曹者。豈可不畏佛頭上著燕泥乎。髯蘇公宇宙第一人物。宇宙第一文字。賴有贊語各一通。乃謹寫以贈。

題細井廣澤氏艸書後

廣澤氏真蹟。關西所罕覩。浪華石文衡家藏草書。桃李園序一帖。日畢方為崇。僅餘夫至獨七十二字。雄逸超爽。頗有懷素祝允明態。文衡乃惻然不忍。盡書。遂揭刻。以弘諸好事者。吁。饜桐不死。孰謂斯帖畸乎。書主題大石良雄氏手簡。惟晉菊宋蓮之尚。不屑牡丹者。腐學己。石大夫剛腸毅態。堂堂乎烈士哉。然而又能解愛濃艷。評花品焉。茲牘也。雖非婉媚之辭。而其風流。可以續宋廣平梅花賦矣。

題祝段兵衛氏手簡後

右祝段兵衛氏。大父亦曰段兵衛。蓋龍襲其稱也。大父祝子事日向侯源信之君。寬文中。烏羽新田百姓。請引林崎渠以溉田。侯乃命子董其役。渠成一邑蒙其澤。至今不絕云。夫施仁者王。服勞者吏。主雖賢而吏不良。則其政不行。斯渠也。侯有主德。子有吏材。而後實惠加於下焉。百姓仁其仁。勞其勞。不能忘也。宜哉。

題伯奇食夢四字後

至人無夢。蓋非無夢。夢即覺也。雖有千伯奇。不能得而食焉。若夫邯鄲楚王。槐安蟻塔。乃昏昏五里霧中耳。斯曹也可以入汝腸矣。

題小野寺岡野二子手簡後

吾友宅觀瀾先生嘗撰江州大石氏碑記有云。四十
七員其人也。其心一而已矣。可謂確言哉。蓋其齒與
德與位。雖不鈞。而盡忠致命。則如出一人也。今焉卽
小野寺岡野二子手簡而觀之。其餘心畫。宛然可知
矣。孰謂區區殘疇。不足尚乎。

跋經國集

經國集二十卷。淳和帝天長初。勅中納言良峯
安世東宮學士滋野貞主等所撰。美嘗聞其名。未見
其書。泉州界府鑿人竹田圓璉氏家有三卷。相傳祖

先所藏。僅存畸冊云。其書字多脫誤。或不可句。請美
校訂。因竊謂大氏近今碩彥。譏文粹懷風藻等諸集。
呂爲詩。釋而俗。文驪而弱。東習攸薰。不足觀也。其然
其然。雖然。凡文章之與世運相干涉。一代變一代。不
必係其才不才也。久矣。異域且然。況於本邦乎。抑
千歲之下。使人景仰贊美。不可企者。在於先王尚
右文之治而已。論博士家公卿。呂下百官。頗通經
史。議判表疏。各修辭而不倍。故朝廷以道統名者。
綿焉不絕。遂迨乎寬平延喜間。有菅江二名公出。而
後文教布乎海內矣。蓋亦聖德之風化哉。惜夫熊

席秉柄。文露易晞。一以刀槍弓銃爲本事。甚者目不識丁。與蚩蚩乎三家村之氓。無以異也。方今奎光煥發。霸政文明。小大藩主暨士大夫。涂指詩書者。稍見矣。所憾經濟之權。猶尚一歸武人俗吏。雖儒有明體適用。其善可以爲寶者。亦唯掌故說書之務。不免與方技同伍焉。爾當是時。烏得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奉教輯錄。能選其人。果若茲編乎。嗟乎青衿生。卽不肯慨然有感乎斯。則投筆而起。挽五石舞丈八。可也。何以螢雪爲。

題吉田潮田小野寺三子尺牘

三子之書。其事則於死讐也。不與焉。而心畫各存焉。爾安知其異日忠烈之氣塞乎天地者。不在茲乎。於戲。豹死留皮。雖一斑哉。亦不可棄也。

淡淡年賀集跋

青春不再。搞木不華。是宇宙間腐套已。夫春者蠢也。萬物蠢而驩虞生。我與萬物蠢。懔懔乎莫逆焉。則冰枕雪蓐皆春也。旣春矣。而安有不華之困乎。斯道也。慧人能弄諸喙。而不能踐焉。卽踐焉。而不能暮月安也。悲夫。吾友澹澹翁。其庶幾乎知春者矣。少以善諧聞。長於武。寓於洛。遂之攝卜居浪華有年。今茲八十

歲神益王。思益湧。實為諧林翹楚。宅在西港園。植雜卉。翠光可掬。翁又有陸竟陵癖。知心青衣侍左右。客至輒頤指氣使。以點茶。每興來。裴徊妓院。賴絲竹以陶寫。得一日樂。一日不待登春臺而熙熙然也。蓋亦春哉。春哉。余長於翁二歲。於春為昆。抑窮措大為薄絆。所累青春之遊。雖不及翁萬萬乎。忘春而春在其中矣。則吾肯我久之。今焉年賀集成。懇余為跋。乃聊洩玄機。以介春禧云。癸酉秋八月。八十二翁蛻巖題。

題宿妓令雛妓搔痒圖

周櫟園書影。有爬癢謎曰。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此雖戲謔。趣為殊甚。余偶得妓人教了鬢爬癢圖。因為謎于其幀。以示二三子曰。禮戒儼人。非其倫。今姑舍是。宇宙間學人如小鬢。大先生善知識。如宿妓。蓋性天道不可得而聞焉。未生已前面目不可得而見焉。愈索而愈迷。茫乎不中鵠矣。必其函丈百拜捧唱迅雷。一旦墮在不是窖中。乃忽爾得正是之印證者。可以庶幾矣。否則博聞宏才。其力雖有麻姑之爪。亦何益矣。噫。蛻巖老居士題并書。時八十六歲。

經島春溟貞儀書

蛻巖集後編卷之八終

附錄

顯考赤石教授蛇蟻府君行述

不肖子 邦鼎謹撰

不肖邦鼎終睽經誼矣。罪無可逭矣。審曆丙子夏六月。先妣桐生孺人歿。不肖性愚昧。未能奉甘旨先心。志以酬報深恩。抱恨於無窮。幸府君在也。猶冀奉百年之定省。明年府君年八十六。倏焉逝矣。罔極鴻恩。又未能酬報。段使佗年追慕之心。不敢弛。豈能足贖其辜耶。惟冀一死從府君於泉壤。尚忍撰次府君之生平耶。况謏劣不嫻文辭。即忍撰次焉。而豈能得盡

府君之生平耶。以故淹滯至今。然府君言行。耳目有所睹記。而弗傳弗彰。則不孝之辜愈深。無窮之恨滋厚。敢濺泣濡毫以述。府君字景鸞。諱邦美。初諱邦彥。產于武州。嘗讀明輿志。覽武夷山中換骨巖石室前有仙蛻函。以武州竊擬武夷。因自號蛇蟻。藤姓梁田氏。上祖嘗居下毛州梁田邑。乃代因地為氏云。先世自鎌倉公方降于古河公方。蓋為關左望族。高高祖中務君諱政信。事成氏公。永祿中。專總州關宿城。後有故屬北條氏政摩下。既而有隙。天正初元。氏政遣兵攻關宿甚急。會佐竹義重為後援。且戰且守。屢不

利明年甲戌夏。奔常陸水戶。寓佐竹氏云。祖妣足利氏。即古河公女也。降嫁爲夫人。有二男。適曰左衛門佐政綱事。織田信長公有勲勞。次曰彌次九郎某。後更稱鬼九郎。奉仕古河公。益爲顯。次曰高祖。神祖以勇聞。高祖四郎君。諱某。實爲中務君長子。而以庶母之出。不得立爲後。乃去。如本邑梁田。遂家焉。曾祖七大夫君。諱滿秀。四郎君之適子。生以天正十二年甲申。卒寬永十年癸酉。初高王父去也。其舅羽賀內藏介某從而事之。曾大父五歲喪父。同女弟爲羽賀所鞠育。旣長。會時田玄蕃頭定正。主自日光山

歸過茲邑。因見曾大父審其門地。嘆曰。是良家子也。乃召爲臣。給祿若干。在江戶神田第。女弟乃適足利郡父老某氏。曾祖妣國府生氏。祖考九左衛門君。諱勝秀。襲祿二百石爲家老官。祖妣瀧氏。早歿。再娶森孺人。仙石因幡守某主室老。甚大。夫君諱某。女有丈夫子六人。長曰陽泉。仕阿波侯。次曰正秀。仕高崎侯。次曰名濟。仕時田權佐。定行。主。次曰勝信。字毅齋。以經術仕高崎侯。次即府君也。次曰勝秋。仕仙石因幡守某主。府君。小字新六。幼耽嗜典籍。記性甚牢。生九歲。從處士大橋生受讀。孝經小學。十一歲被髮爲儒。

生更稱元叔。同仲父毅齋先生爲太史人見鶴山先生門人。會提學任溪堂爲廐橋侯所辟。爲本邑教授。天和三年癸亥秋九月。同仲父及管善長從任氏之廐橋。有紀行詩十數篇。今也失稿。明年夏辭還江戶。又就提學兒島元春訂易戴記訓點。是歲始讀左氏班馬。十四歲讀東漢書。十五歲讀明本三國志晉書。涉獵群書。十六歲學四六並平文。頗爲先輩所推獎。講說小學論語十數章。莊子內篇畧通文義。十八歲始治四子。批點大全書蒙引存疑淺說。遂讀山崎闇齋氏所著蒙養啓發集文會筆錄玉山講義附錄等。

書專宗閩學。治詩經朱傳。讀大全書并古註疏蒙引。又讀通鑑綱目。課業易與綱目隔日。每夜讀韓柳並八家文。抄至廿一歲而畢。元祿辛未。府君年二十。以儒業干北雄鎮。居三年。禮待稍衰。輒致爲臣去。束髮稱才右衛門。與仲父毅齋先生俱講書。都下。以束脩爲產。丁丑年。爲加納侯所辟。以文學備顧問。得月俸三十口。遂扈如加納。侯嗜學。承命講經史。按訂庫書。居十載。扈從東都。往還九度。寶永丙戌。謝病而去。僑居都下。前後十三年。四罹延災。生計困蹙。日甚。而無青雲之媒。又無驥尾之求。清貧自安。謂居易以俟命。

吾不能而行險徼幸。吾不爲焉。府君不嗜諸武技。惟擊劍之好。少從東都劍師真里谷氏學。三年自以爲不成。而同門乃以旣成許云。然歿齒不復言劍術。一以斯文自任。注意鑽礪。元祿初。鶴山先生就木。當是時。白石源公以一世英材入侍內閣。賈董自居。翼贊用事。名聲振朝野。公性簡重。高持風裁。不妄容接。府君年廿六。因田伯隣始謁公。公見而竒其文。延齒門客。懇款備至。乃每爲詩爲文。輒就而質焉。又締交室鳩巢宅。觀瀾二博士。討論大業。旁及弗朽。且與時彥相周旋。而水府安澹泊。對州兩伯陽。東都田伯隣暨

祕監彩巖先生。最爲莫逆。後數年。師心而自振。遂樹立一家。凡爲學畧章句。撫輿旨。以知道爲宗。惡彼治經膠傳註。色取仁而行違。堂堂自高者。乃右紫陽。左象山。德性問學。相爲經緯。曰。人皆爲堯舜。吾孰謗孰譽。性天理氣之說。乃不從理氣先後。與分天理氣稟而二焉之說。專以氣言。天地之初。一氣而已矣。氣即道。道即氣。理氣果無先後。天理氣稟果不二也。初在都下。從橫山當永氏學神道。後入吉川家之門。聞惟足氏之說。講習日本紀中臣祓等。又讀山崎垂加翁所著神書。頗左袒其說。嘗慨然而嘆曰。東方有道

也若是而神道者流大氏漢學空疎腹無墨偏憑和訓其所說旨趣多繆戾卒使後生迷岐路而醉而夢其弊遂至遣此東方之道不逮彼淳屠氏之學漸盛惜夫然又不排竺教壯歲參勝林中華和尚閱圓悟大慧等諸錄後與台密尊宿交問佛說及論師之義晚而言余益悟妄即眞眞即妄世出世道竝行而不相悖也夫詆譏內典彈斥禪佛亦皆古今間儒林舊習何爭之有陳眉公有云佛者譏儒不讀儒書之過儒者譏佛不讀佛書之過余以爲知言吾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蓋相爲鼎足而不相悖

於脩己誘人寧邦家蘇民人苟有裨則斯可矣寧獲罪於吾黨之士而不忍拘泥偏倚也而不必欲使人佞佛又不必欲使人排佛由其所因而誨之而已凡爲教寬而密簡而周會有士庶乞誠者曰脩身經國之要布在方策吾復何言謝退之至懇祈不已乃云卿等之撰特異乎學人瑣瑣言行則出入而奚妨若夫大義所關大倫所係嚴然毫不可放縱也辟猶樓居杯盤狼藉舞蹈俯仰其間豈至有傷支體如踰度忌分檻外失一脚即墮不啻傷支體命亦危矣哉所教諭大都類此凡爲文爺六經四子娘左氏班馬昆

韓柳歐蘇且參以一家言務去鉤棘深晦之語多以
達意為主以爲脩辭達意固相表裏辭不脩意不達
意不達辭無用故真脩辭自有達意真達意自有脩
辭奚以岐而二焉爲亦唯研究字句章篇並助語五
法而有得則意胎趣氣生文文又生文變態異狀皆
自肺腑中流出如泉涌雲蜚乃可以爲文矣凡爲詩
原自己之性情而不摹古人守古人之格律而擅自
己應題因境體裁不一於唐以下諸名家未嘗不擇
采焉奇險艱澁雖如徐袁鍾譚皆入其彀而無遺而
又未嘗甘唐以下諸名家之唾涕晚年特愛白氏時

放其體享保己亥夏筮仕赤石旦夕教授邑人士要
體公命講古經慰勞具至乃作泰伯其可謂至德矣
章講義一弓上之後十數年邑中有端人正士異才
卓識者數舉會業以相砥礪不肖未及冠得廁末坐
時質疑問難府君完爾曰吾兒庶望有成乎不肖年
甫七歲受讀古文孝經於府君十四學爲詩十六學
屬文稿成則疾呈府君府君細加批覽息則促問而
色不喜以責以訓一以勤業爲勸以踰等爲誡及弱
冠授以魯論左氏春秋中間設課習武事講兵法苟
非府君用心良苦之力焉能知所嚮以至今日乎延

享丙辰。霸朝遣先侯接待韓使於大磯驛。不肖扈如大磯臨行賦古調一篇。警以一柱能支大廈之意。審曆丁酉先侯奉教助作鎌倉鶴岡神祠。不肖兼將命官往鎌倉留滯幾一年。貽書勉勵畧云。汝無以家爲念。謹教令。既同僚無出爾位。無曠爾職。忠孝俱在是矣。忠即孝也。奉養心以待長上。則凡百官事靡不就。府君少時作文。不過應一時之請。非有意爲文者。文若詩。或罹災或從人採去。脫稿即散失。故赤石以前諸作存者十

一二焉。晚節益不事纂述。恒言世儒有作爲於道無可尊於文無可觀之書。恬然放榜坊間。以某先生著大書釣名偷譽。以求售者。有道士恥之余亦恥之。寬保年不肖輯錄府君之文成編。乃圖授副刷氏以公於四方。敢告府君。府君不肯曰。凡物罕則貴。夥則賤。卿雲景星。以晨夕孰仰之。蘭時桂苑。遠嗅之。馥郁天香。近之厭心生焉。而况茲編乎。苟一出則流臭於海內。不如藏篋笥。遺諸雲仍。三請而後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觀茲編者。是其是非其非。瑕瑜不苟。相掩墨抹以鉞之。朱圈以冕之。能使我情暴于四方。則罪

我者知我也。何問聲價損不損。聽汝請亦無不可也。文集於是乎始。上梓府君爲人。泛愛博納。樂易好善。弗愛衣食器玩。弗治生以儲擔石。而無肆用以致負債。而獨購書不費之愛也。生平氣仁。言溫。不喜言人之過惡。與客談及財利米鹽之事。唯唯。族語畢。而後言。佗及當事。乃更激烈。不辟貴權。貴權亦以其出純實也。無有怪恚焉。人或曰。先生強識。一覽能誦。然昨所晤言。今不記其人。每相值如新。何居府君。晒而不答。復問。乃曰。強識吾何當。然斐然君子。磊落偉人。固以論。雖武弁俗吏。醫卜僧道。乎一善可采。一技可觀。

者。一接眉。終身不忘。半扇之面。不爲不可認焉。乃夫庸人。則轉眄即忘。是不敢傲惰。故忘焉。性資自然也。問者始服。寬保癸亥。要體公老。嗣君德本公立。屢召說經傳。恩眷加渥。冬十二月朔。特命。每朔望歲時。與行人。校尉同。以特進奉謁。寬延己巳冬。請老。被髮稱蛻翁。府君年三十。業見二毛。未及五十。齒牙豁。眉髮皓皓。七十。齒牙不復存。一根。眉髮咸黃。而精神強固。電彩炯炯。校書經營文詩。不減少壯時。暮齡文名益藉甚。請記序銘贊。及寄題次韻者。遠近相踵。且交游書牘。恒三四十通。堆乎几案之間。皆親繕寫。未嘗命

入府君稟氣完粹。體素無疾。年八十以後。每值懸弧之辰。必邀親朋。躬自酌酢。賦詩圍碁。譚笑竟日。罄懽而罷。性不解飲。而遇小盞淺酌。莫為強推去。席上酒徒。即簷簷嘵嘵相叫呼。如始無酒。徒第坐。竟席。八十一歲。自撰家譜。世系為之序。授不肖。且播族人。梁田氏諸可傳誦者。乃咸由是彰矣。府君之能顯揚先德者。類如此。書堂前長松白芙蓉。各有一株。素愛之。嘗題詩云。東園花發木芙蓉。夜露清風灑古松。每旦晨起。倘佯園中。掃葉洒水。還憑几讀書。夙夜手不釋卷。恒愛看儀禮。世說新語。鶴林玉露。蘇長公文集等書。

其讀書也。潛心注神。彼此無間。大凡展卷。僅過十行。則旁人之話言請告。耳若不聞。掩卷之後。試問之。向話言請告。一無所省。雖傳奇野史亦然。其於古人。最尚鴟夷子。留侯在唐宋。唯服狄梁公文。信公司馬君實。范希文四人。嘗言經傳之旨。不難知。難于行耳。誦之不行。猶不誦也。然人人為氣稟所累。其器不能無苦窳。若余之器。固苦窳。故學苦窳。詩暨文。從而苦窳。重華以後。無重華。何以陶我。亦唯靈臺各有重華。而普天之下。與河濱接壤。自反而誠。奚憂不陶。褫我裘裳。舍我觴醪。務及童蒙。而求之。不得罪于先覺之希。

然磨鍼而鍼且有勞磨斧而鍼其勞何如哉顧其勢
必不得不怠因扁書齋以窳坐卧視以自警又言元
祿中江都有失明儒人後藤松軒年七十餘以經明
識宏爲東諸侯所敬禮亦傑魁士也余年廿八偶見
之需余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畢松軒曰論
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今也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
所可憾者說麟爲師子失聖人溫良之語意此無佗
實壯年豪銳之氣使然也天假數年熟讀玩索則必
有自得焉勉旃余嘆異久之以爲能形容至聖大賢
之判數年之後曉然覺論語似師子孟子類麟 宣

聖辭氣溫厚如肉角不觸而氣象乃至大至剛不可
當雖紺眼獐儿殆有逡巡畏伏不得仰之狀矣觀小
管仲見南子欲往公山弗擾等乃可見也孟夫子所
應對教誨則咸是戰國士大夫其語自雄壯所以不
能無圭角也宜乍見以爲師子其實不及 宜聖之
剛大一層顧松軒窺陽而不解陰蓋所謂眼光不透
紙背者宿學如渠尚且不免汝輩宜益研經義又言
少未仕在東都慷慨尚氣節喜與諸豪傑游兵家則
高田閑甫本多鼠生高松正春佐枝碎玉澤井某劍
客則真里谷某伊庭是水武光柳風軒馭師則齋藤

定易根岍某書家則細井廣澤玉置某方外則法霖
萬菴桃溪皆相友善居止何仕加納賜宅於伊賀風
山翁左隣翁強記識字精兵法亦一代之聞也以故
一見如舊晝月譚論管仲韓非孫武尉繚子皆評周
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公桶間信玄氏戶石謙信氏
川中島諸戰闕機密辨將材當否扼腕按劍躍如色
飛故溫謹惇篤之士駭焉命之曰霸儒後及覃思經
業昔年之霸氣渙然消融而不知其所之汝輩宜覃
思經業府君時會碁侶又結象棋社不擇高低輪對
迨深夜而一無勸色夏月秋朝值明媚之候泛小艇

於淺渚釣沙魚眺覽江山以爲樂最後皆廢焉唯文
籍之娛暇則哦諧句遣興曰少與諧人其角嵐雪等
交深指蕉家之諧蓋有韻國雅之工猶有不可象之
景情而諧乃不然能鑄俗于雅轉腐于新亦一種風
流可謂奎壁之餘彩哉府君歿後彙其和歌諧句及
和文諧文爲二卷顏曰片玉集亦是府君文氣之餘
彩也府君寬文十二年壬子正月廿四日子時生於
武州江戶神田審曆七年丁丑七月十七日酉時卒
於本邑赤石南郭得壽八十有六葬中莊本立寺先
孺人之兆右法謚曰浦月菴廓然蛻巖所著蛻巖集

前後編十六卷。答問書三卷。行於世。先孺人相生氏。相州處士。治右衛門君。諱道治。女子二。適諱朝式。因廢疾爲僧次。即不肖邦勳。寬保癸亥。本鎮命爲番直士。今以班特進爲邑教授。娶小林氏。本邑者頭官。九郎左衛門政意女。子男女各一。女適本邑醫官井上玄英。諱清齋。已嫁。五歲舉孫女一而卒。男字南八。諱邦維。未聘。不肖推不文。府君生平行實。不能殫述。僅掇一二畧無倫次。伏祈立言之君子。憐鑒之。錫之片言。以光夜臺。安永己亥二月。不肖子邦勳謹述。

蛻巖先生答問書

嗣出

安永九庚子冬十二月穀旦

赤石

有馬屋庄橘

大阪

敦賀屋九兵衛

